

集夜消

著琳汝李

書叢藝文馬新

行印局書年青坡加新





洪天賜教授捐贈



天顯錄錄錄錄



集 夜 消

著 琳 汝 李





目次

從讀詩到寫詩	一
我的文學老師	一一
回憶丘絮絮	二二
一套叢書的誕生	三四
關於「南方文叢」	四一
讀「南行集」	四七
談藏書	六三
關於閱讀文學名著	六八
文藝通訊（五則）	七六
初版後記	九八
再版後記	一〇二



從讀詩到寫詩

記得在五六歲的時候，剛剛唸方塊字，祖母就教我唸詩。先祖母認字並不多，由於先祖父喜歡讀詩作詩，天天都在誦讀吟哦，大約祖母聽得多了，竟然能背誦幾十首詩，閒暇無事，便教我唸誦，如「打起黃鶯兒」「清明時節雨紛紛」等等，唸起來十分順口，背誦起來也不難，只是詩裏的意思却不大明白。其實當時私塾裏的小學生們唸四書，也是不懂意思，老師們就只逼着學生背誦，等到整部書背得滾瓜爛熟，然後才開講。祖母自然也是用這種方法，只是教我唸誦，好在唸詩像唱歌一樣，也並不覺得怎樣苦。我們私塾裏的老師，先教我們唸方塊字、千字文、「幼學瓊林」、「龍文鞭影」；然後才唸四書，唸「古文觀止」，唸「千家詩」。詩最容易唸，當時每天只讀一首，有些詩祖母已經教我唸過了，老師還以為我特別聰明，一讀就會，常常得到老師的誇獎。因此遇到沒有唸過的，便起勁的讀，總是比同學們先會背誦。

到了十二歲，我要進高等小學，要離開私塾老師了，有一天老師拿出「沁園詩草」「安泉詩鈔」「有真意軒詩存」「如不及齋詩鈔」「宜廬詩草」等五六部詩集，說是我的先輩作的，並且神情嚴肅的說：「這部『有真意軒詩存』是你高祖作的，這部『如不及齋詩鈔』是你叔曾祖作的，這部『宜廬詩草』是你祖父作的，你的伯父和父親也作了許多詩，可惜還沒有刻印成書，現在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此後進了學堂，也不要忘記唸詩，務必要繼承家學才好。……」我進了高級小學，除了國文、算術、歷史、地理這些功課之外，還要我們唸「論說文範」「論說精華」之類的文言文，可就沒有再要我們唸詩。國文課本裏也有幾首詩，却都是我早就唸過的。

進了中學，國文老師是一位老先生，選用的課本全是文言文，但我這時却開始接觸了新文學，除了應付課本之外，也常常到圖書館借閱一些新書，這就對新文學發生了興趣。在私塾的最後一兩年，已經學作舊詩，這時遇到一位世交的老弟翟本榮，他也讀過幾年私塾，也會寫寫舊詩，便跟他在一起哼哼唧唧寫過一些舊詩。同學之中也有幾位寫新詩的，其中有一位名叫楊春艇，後來成爲我的好朋友，他極力反對搖頭晃腦寫舊詩，他的一套理論是從「新青年」來的，我同本榮除了對舊詩有着不能忘懷的感情之外，講

不出什麼道理來，看到胡適、劉復、劉大白、周作人這些有學問的人都寫新詩，也不敢對新詩有輕視的念頭，結果便改寫新詩。以後只有在大學修「詩選」課，孫人和（蜀丞）先生要我們作舊詩當做平時成績，那是非作不可的，此外就沒有自動的寫過舊詩了。當我在初中讀書的時候，正是「小詩」流行的時期，由於背誦舊詩成爲習慣，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華的「流雲」，我們也下功夫去背誦，想起來是有些可笑的。那時春艇那一班的國文老師是「農家的草莽」的作者何植三先生，很鼓勵他寫新詩，我們寫的新詩，不敢拿給自己這一班的國文老師，便托春艇拿給何先生修改，其實並沒有多大改動，只是在有些句子上改一兩個字，有些句子打上雙圈，遇到寫得不壞的，便在題目上劃三個圈或兩個圈，我便把這些打圈圈的詩陸續抄在一本簿子上。後來另一位同學楊桂月，還把春艇和我的詩抄在一個本子裏，模倣「雪朝」的形式，每人一輯，記得封面上還題了一個名字，當然不會想到出版的事，只是覺得好玩罷了。春艇的小詩寫得最好，不幸他害了一種很奇怪的病，初中沒有讀完便退學了。後來何先生也離開了我們的學校，我們讀新詩寫新詩，便只有分頭摸索了。大約在我讀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我的祖母去世了，我五歲時母親先已棄世，祖母是最疼愛我的人，她的死，使我小小的心靈有

着無可言喻的悲哀，她是最早教我唸舊詩的，我却想寫首新詩悼念她，但那種三五句一首的小詩，無法表現出我內心的哀痛，便寫了一首較長的題名「哭祖母」的白話詩，寄給省城一家報紙的副刊，這是我第一次投稿，居然發表出來了，當時還剪下來，後來不知失落在什麼地方了。在我初中畢業的時候，學校要出校刊，要學生們投稿，我便寫了一首題名「到光明之路」的新詩，偷偷塞進投稿箱，不料這首詩竟張貼在學校佈告欄的玻璃櫥裏，教務主任還寫了幾句評語，大為誇獎。後來這本校刊並沒有出版，我的原稿也沒有了下落。不過這兩首詩對我的鼓勵很大，以後熱中於寫新詩，便是由此引起的。也正是由於有這些過節，還能記得這兩首詩的題目。

進了高中，我們的國文老師是小說家黎錦明先生。一九三〇年春天，忽然下了一場大雪，清早起來，冷颼颼的，好像又回到了冬天，在上第一節國文課的時候，黎先生忽然心血來潮，不想講書了，出了一個「風雪」的題目，要我們作寫詩比賽，按照座位每一列選出兩位同學，八個人當堂寫作，我也是其中之一，記得黎先生定下四項評分標準：內容、詞句、押韻和速度，每項二十五分，結果我的「風雪天」得到了第一名，第二名是一位姓侯的同學寫的一首七言絕句，這是給我的第三次鼓勵。這首詩後來編入我

的第一本詩集「惜昨集」裏，現在看來似乎有點稚氣，就爲了這個緣故，捨不得刪掉它。這本詩集是我在大學讀書時出版的，原稿大約有三四十首，曾請求擔任我們「詩歌」課的教授孫席珍先生刪去一些太不像樣的，他只刪去一些口號化的詩，却在「風雪天」的題目上劃一個圈，認爲可以保留，主要是爲了有一種可貴的同情心。在五四時代，人道主義精神，也認爲是相當可貴的。

我在一九二八年秋季入高中讀書，新文學史第一個時期已經結束，第二個時期剛剛開始不久，當時的文藝潮流，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初期的白話詩和小詩，便不大喜歡讀了，也沒有印象喜歡讀那一位詩人的詩。此後創造社、太陽社、新月社詩人輩出，趙景深曾經說過當時的四大詩人是郭沫若、徐志摩、聞一多和朱湘，屬於新月派的就有三位，可見有一個時期新月派幾乎壟斷詩壇，但不管新月派如何興盛，却不能掩蓋郭沫若的光輝，所以趙景深所說的四大詩人，仍以郭氏爲首。郭沫若和徐志摩的詩，在當時是我最喜愛讀的，郭氏的五本詩集：「女神」、「星空」、「瓶」、「前茅」和「恢復」，不記得讀過多少遍，後來合編成「沫若詩全集」，也買了一本，成爲我最愛讀的一本書。奇怪的是對於不同傾向的徐志摩的詩，也十分喜愛，他的四本詩集：「志摩

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雲遊」，也讀過許多遍。後來現代派興起，出版的詩集却很少，我有一些詩完全不用韻，大約是受了他們的影響，但對這一派的詩，却從來沒有狂熱的喜愛過。後來臧克家的「烙印」出版，引起了我的注意，接着又先後出版了「罪惡的黑手」、「運河」和「自己的寫照」（長詩）等詩集，他也成爲我喜愛的詩人。

黎錦明先生是小說家，對於我寫詩，沒有多大幫助。另有兩位先生，真是失之交臂，沒有請教他們寫詩的問題。一位是我們的體育教師蘇鶴田（筠仙）先生，我們幾乎天天在一起，在學生時代我很愛好體育，是學校的足球和籃球選手，所以一有空，就去蘇先生房裏吃花生聊天，却從來沒有談起詩，他早在創造社出版的「洪水」上發表新詩，後來以「蘇金傘」的筆名，馳名文壇，我想寫詩的朋友，總會讀過他那本詩集「窗外」。另一位是潘訓（田言）先生，在另一間中學教書，是我的知友田時豐的國文老師，只知道他是一位作家，寫過一本小說「雨點集」，翻譯過一本小說「沙寧」，跟時豐會去他的宿舍拜訪過幾次，却不知道他就是湖畔詩社的潘漠華，也從來沒有跟他談起詩，當時我以爲他是一位小說家，後來才知道他也是詩人。最近中國出版了他和應修人

的詩合集，已經是新文學史裏的人物了。

在高中讀書的最後一年，我已經發表過不少新詩了。除了先後主編「塞雁」和「沁濤」兩個文藝刊物，忽然又想編一個詩刊，便寫信給一家報館的總編輯，要求在他們的報紙上編一個詩刊，果然同意了，詩刊定名「辛夷」，到我去北平升學，這個詩刊便停刊了。

到了北平，人地生疏，感到自己特別孤單，有一個時期非常苦悶，便寫了「惜昨集」第二輯中那些詩，那種思想感情，自然是要不得的，却又明明是自己的思想感情，也用不到加以掩飾，好在這段時間，相當短暫，不久我便成爲另外一個人了。我得感謝我的堂叔李榮和知友田時豐，他們也寫詩，那時却在熱心學習拉丁化新文字和世界語，又參加了一個愛國團體，便常常給我打氣，使我脫離了煩惱的網。我們又聯合子雲、熙梅、正蘭、翼侯、新亞、宏頤等，出版了「北斗季刊」和「北斗半月刊」，季刊只出了兩期，半月刊却出了十多期，因爲季刊惹出了麻煩，便停刊了。後來又出版了「巨浪」詩刊，不久也出不下去了。這些好友在抗日戰爭時期便分散了，遭遇是很慘的：熙梅被日軍用槍刺死，翼侯被漢奸用亂刀砍死，宏頤和時豐在淪陷區都成爲游擊部隊

的領袖，宏頤被日軍俘去槍殺，時豐叱咤風雲，使敵人聞名喪胆，不幸在一次戰鬥中也犧牲了；道路傳聞：槃叔死得更慘，據說在抗戰勝利那一年，他率眾攻下一個城池，被委爲縣長，後來敵人反攻，他被俘了，被釘死在城門上示衆。宏頤是我的三弟，我曾經寫過一首詩悼念他，那便是收在「叩門」里的「弔歌」；時豐和槃叔之死，我也寫過兩篇人物特寫，來描述他們的戰鬥生活。死的死了，現在恐怕只剩下了骸骨，但他們是永在我的記憶中的。

在大學三四年級，我結識了一些從事文藝寫作的朋友：李輝英，田濤、王西彥、劉白羽、荒煤等等，都是寫小說的，那一圈子朋友，很少是寫詩的，彷彿缺了一門，王西彥便鼓勵我繼續寫詩，並且開玩笑說：「將來咱們辦一個刊物，你的詩登在第一篇。」明明知道他是在說笑，我的主力却集中在詩歌寫作方面了。從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八年，我把所寫的詩編成三本集子，那便是「惜昨集」、「紅葉集」和「苦寒集」，現在却只有第一本詩集留存下來。

抗日戰爭期間，我曾經跟胡采、魏伯、穗青一起編了一個雜誌「西線文藝」（月刊）。胡采是搞文藝理論的，解放後曾出版「思想、主題及其他」一書；魏伯經常在茅

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和胡風主編的「七月」上發表小說；穗青寫了一本中篇小說「脫韉的馬」，還拍成電影，在新加坡曾經放映過。這一圈子朋友除了曹葆華，很少寫詩的。我也很少寫詩，寫得更多的是劇本和小說，那就不在本文要說的範圍之內了。

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年，我在印度，編過一個刊物「中國週報」和「中國日報」的副刊。出國之前，在重慶全國文協看到梅林、任鈞、和宋之的。任鈞聽說金克木也在印度，很久沒有看到他的詩了；梅林告訴我說李嘉在印度新德里，要我跟他聯絡，後來他便成爲我的刊物的經常撰稿人，他翻譯了很多印度詩人的詩給我發表。

此外在印度又結識了許多從事寫作的朋友，大部份是寫詩的。其中知名的有「蝙蝠集」的作者金克木，正在研究梵文；「毋忘草」的作者常任俠，正在從事藝術考古的研究，很少寫詩了；郭史翼有些詩曾發表在徐志摩主編的著名的「詩刊」裏；吳曉鈴夫人石真在研究泰戈爾，翻譯了許多泰戈爾的詩，歸國後和謝冰心合譯了一部「泰戈爾詩選」，那些譯詩大部份在我編的刊物上發表過；楊守默主要是寫散文，也譯詩。這圈子朋友寫詩譯詩的很不少，却又引起了我的寫詩的興趣，「叩門」里有五首是在這個時期寫的。

一九四七年耶誕節前一天，我到了新加坡，忙於教學的工作，八年沒有寫詩。一九五六年出版了「再生集」，這本詩集裏最後寫成的一首，是在四七年八月寫的，如果想出書，應該在一九四八年就出版了，可是一直就沒有想到這回事，同事們也不知道我會寫寫東西。後來遇到幾位熱心寫作的朋友，又談起文藝，又談起創作，忽然想起還有些剪稿放在箱角，不知螻蛄和蠹魚吃掉了沒有，翻出一看，幸而完好無缺，便挑選了一下，編成一個集子，定名「再生集」，於一九五六年托朋友在香港印出來。

「再生集」出版之後，又引起我寫詩的興趣，過了三年，又把這些新寫的詩，選出六首，編入「再生集」，給香港萬里書店出版，書店要求換一個書名，便改名「叩門」，於一九六一年出版。

我寫詩不多的原因，主要是寫作體裁太不集中，這跟過去負責編輯刊物有點關係，一本文藝刊物，什麼體裁的作品都得有些，有時缺少小說，就得寫小說，有時缺少劇本，就得寫劇本，有時缺少詩歌、散文或論文，就得寫詩歌、散文或論文，總之缺少什麼就寫什麼，不能集中寫一種東西，結果什麼都寫，什麼都寫不好。其次是要等詩興來了才寫，我從來沒有找材料寫詩的情形，所寫出來的詩，都不是喚起來的思想情感，而

是它們自己來的。我現在還在寫詩，情形跟過去一樣，一年能寫十首，已經是很不錯了。

一九六七、四、二二。



我的文學老師

年紀一天一天大起來，常常會想起過去的事情，就好像走了一段長長的路，雖免有時要回頭看一看。最近偶然翻閱『文壇三憶』一書，作者提起了他在學生時代的許多老師和同學，大都是我們所熟知的名字。於是使我也想起了學生時代的一些師友。在過去的一些同學之中，也的確有幾位現在已經是名聞全國的作家了，不過我不打算提起他們，因為那頗有『我的朋友郁達夫』之嫌，說出來不算光榮，反而更增加自己的慚愧。至於談一談自己的老師，大約是無妨的，因為好的老師教出來的學生並不一定個個都是好的，我並不是他們的得意門生。

離開學校這麼多年了，居然還想起從前的老師，這總算是夠人情味的。尤其是來南洋這麼多年，常常感到這裏的學生沒有國內的學生對老師那麼有感情，大約因為這裏是商業社會，教與學也好像做買賣，你去巴利買一斤牛肉，就不會和那賣牛肉的有什麼感

情。我能想到我的這些老師，也許因為我這人沒有受到商業社會風氣的影響，我一直在文化教育界裏兜圈子，把人類的情感仍然是看得很重的。

我是學習文學的，這麼多年來，一直興趣不減，而且至死都不會衰退的。因此我想起了一些啓蒙的文學老師，他們最先領導我走上了這條道路，後來又給我不少指點，現在想起來，除了不能淡忘的懷念之情，還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意，他們留給我的印象，此生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我進初中讀書，是在我們縣城裏的一間省立中學，那時的小學『國文』課本還是『人手足刀尺』，不是『大狗叫小狗跳』，初中國文課本也仍舊是全部文言文，這大約因為我的家鄉比較偏僻，風氣蔽塞，依然很保守，其實那時已經是『五四』以後了。記得學校的圖書館裏也偶然買一些新文學書，我們背會了國文課本裏的文言文，便去圖書館借一些新書來看，於是我對於新文學便發生了興趣，在作文課堂上是寫些記敘文或論說文一類的東西，在課外却和幾位要好的同學學寫新詩，寫成了，幾個同學便互相傳閱。那時最流行的是小詩，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華的『流雲』，我們都可以背誦。不記得後來怎麼知道我們的國文教師之中也有一位是寫新詩的，但他並不是教我們這一

班的國文，他是教我們同級的另外一班，那一班的學生就有一個是我們幾個同學之中新詩寫得最好的楊春艇，他就把他寫的小詩，大胆的送給那位國文教師修改，不僅沒有責備他在課外搞這種玩意，還大大的稱讚他一番。於是我們幾個同學也把寫成的新詩請春艇送給他的教師修改，也一起誠惶誠恐的向這位先生請教，得到了他不少的鼓勵，於是我們對新文學的興趣更加濃厚起來。以後才知道這位國文教師也是一位作家，他就是後來有些『中國文學史』裏提起的『農家的草紫』的作者何植三先生，他和冰心、宗白華三位同被認為是『小詩時期』的代表作家。『中國新文學大系』中朱自清編選的『詩集』裏，就選了他十二首詩，在數量上僅少於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冰心、俞平伯等數人，比選宗白華的詩還要多。朱自清先生在『選詩雜記』裏還說：『從周啓明先生的『論小詩』一文，和這刊物（按：指『詩』月刊）裏，我注意了何植三先生。他的『農家的草紫』中的小詩，別有風味，我說是小詩裏我最愛的。』記得何先生是我們還沒有畢業就離開了學校。我們的同學楊春艇也因病休學，不幸後來去世了，他應該是何先生的得意弟子，假如他不死，一定會有成就的。

一九二八年夏，我到省城考進了省立第一高級中學，因為初中時期對於文學有了興

趣，這時便選入文科。

在初中時期，我們只知道何植三先生會寫新詩，不知道他是當時有名的作家，也沒有想到他的名字以後會寫在文學史上。進了高中，我的國文教師是黎錦明先生，那時他已經出版了許多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現在還記得書名的有『一個自殺者』、『蹈海』、『瓊昭』、『烈火』、『塵影』、『破壘集』、『戰煙』、『馬大少爺的奇蹟』等，所以當時我們就知道他是名作家。我們同級另一班的國文教師是萬曼先生，他出過一本書叫『淡霞和落葉』，趙景深編選的『現代中國小說選』裏，就選了他一篇小說『淡霞』，最近又看到他出版了一本『白居易傳』，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他的創作了，倒是他教的那一班學生之中，後來有一位成爲全國皆知的作家，那就是原名王繼會的師陀，他是寫小說成名的，不料他還會寫劇本，最近新加坡還在公演他的戲。除了黎先生和萬先生，當時我們的英文教師是陳治策先生，這位留美戲劇專家，後來是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的教授，抗戰時期是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教務主任。他改編了許多歐美的劇本，現在還記得的有莎士比亞的『喬裝的女律師』，法朗士的『啞妻』，契訶夫的『求婚』，安特列夫的『愛人如己』等。他在當時除了教我們英文，還是我們的訓

育主任。

青年人崇拜作家的心理是很普遍的，當時我們都認爲這三位先生是『奇人』，是很不平凡的。陳治策先生老是穿一套中山裝，光頭，沒有留長髮，簡直不像到過外國的留學生，看不出有一點鋒芒，生活很儉樸，他不願坐人力車，總以爲人拉人是不對的，在北平做教授的時候，來來往往也是騎自行車，這在教授之中是很少見的。萬曼先生老是穿長衫，這位道地的『天津佬』，最像國文教師，給我們的印象是規規矩矩，生活有條不紊。黎錦明先生，正是我們想像中的作家的典型，他總是穿西服，身材高高的，面色白中透黃，頭髮老是梳得光光的，西服老是筆挺，是一位相當漂亮的人物。晚上總是睡得很晚，早晨也起得很遲，尤其在寒冷的冬天，有幾次上課鐘打了，只見他頭未梳臉未洗便來教室上課，每次上課，總是在進教室的時候才把煙頭丟掉。有時用白紡網巾包着鐵餅，去操場上運動，彎曲着高高的身體，轉一個圈，用力擲一下，然後踱着方步走過去，再用力擲一下，然後踱着方步走過來，這麼一個人擲來擲去，擲了十幾次，就用紡網巾包起鐵餅，提在手裏回宿舍去。那時他是一位單身漢，聽說和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師葉鼎洛，在生活上都是放蕩不羈的，他們都有過一些浪漫故事。

黎錦明先生教國文，不教古文，總是印講義給我們讀，一篇托爾斯泰的『長期流刑』，好像講『項羽本紀』一樣教一兩個星期。有時不想教課文了，就講一些新文學方面的知識，或是談談魯迅，魯迅先生給他的小說『塵影』寫過序文，他和魯迅先生是很熟的，每次到上海，總要去看一看魯迅先生，回來把最近的生活情況告訴我們。當魯迅和創造社筆戰的時候，他是站在魯迅一方面，對創造社沒有好感。當時我們文科，有一些選修科目，我便選修他的『小說研究』和陳治策先生的『戲劇研究』。在『小說研究』課裏，我得到了許多知識，後來讀世界文學名著，不至於東抓一本西抓一本毫無頭緒的亂讀，便是在這門功課中懂得了哪一些是世界偉大的小說家，哪一些是世界的小說名著，在輕重選擇方面，比較有些把握。而且對於一本小說，也懂得如何去欣賞理解，評論好壞也懂得用怎樣的尺度。可惜在我們還沒有畢業，黎先生就離開學校，去就任河北大學的教授，他說要請馮雪峯先生來代他的課，但不知什麼緣故，馮先生沒有來，我們的國文教師換了一位『漢學家』，那就完全讀另外一些東西了。

陳治策先生的『戲劇研究』，使我對戲劇發生了興趣，有一個時期，連圖書館的管員都知道我要借什麼性質的書，有時他會自動的介紹一些劇本給我讀，甚至當我高中

畢業之後，我想進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的戲劇系，那時陳先生已經放棄了他的不感興趣的訓育工作，去平大戲劇系做教授。我到北平之後，曾把我的意思告訴他，不幸恰巧那年平大奉教育部之命要停辦戲劇系，決定停止招收新生，因此只辦了兩屆，現在戲劇界知名之士如楊村彬張季純等就是平大戲劇系出身。

萬曼先生沒有教過我的課，不過他當時負責主編『高中校刊』，因此跟他也有些接觸，在寫作方面，也得到他不少教益，由於他的鼓勵，我對寫作發生了興趣。後來我們同學自己也辦了兩個刊物（『金柝』和『塞雁』），都是半月刊，都由學校負擔印刷費，我們自己發行，賣了錢，大家才分稿費，學校對我們如此鼓勵，這幾位文學老師是大有關係的。不像新加坡學生，要想自己辦刊物，首先要化一半精神在籌措經費方面，對寫作方面就難免會受到影響。

一九三一年夏，我進了大學，我一生要走文學的道路，是早已決定了，所以在大學裏我讀的是中國文學系，除了選修經史子集的科目之外，我也先後選修了一些新文學科目，如孫席珍先生的『文學概論』、『近代文藝思潮』、『詩歌研究』、『文藝習作』；曹靖華先生的『現代文學』、『小說研究』、『戲劇研究』、『文藝批評』；高滔先生的『世界文

學史」等。

這三位先生留給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曹靖華先生待人非常誠懇，對後輩青年的鼓勵是不遺餘力的。有一次他當面說王西彥的小說很有契訶夫的風味，這句話出於俄國文學專家之口，弄得他的學生忸怩不安起來。又有一次，是在抗戰期間，田濤在重慶第一次去拜訪他，介紹之後，他就先客氣的說拜讀過田濤的大作，是久已聞名了，弄得這位年輕作家面紅耳赤不好意思起來。他不是隨便說的，他讀過很多青年人的作品。曹先生爲人謙和，只知腳踏實地的工作，不願露一點鋒芒，正如魯迅先生提起「未名社」一班人時所說的，曹先生就是「寧願作爲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他的事業的中心，是在俄國文學的翻譯，他精通俄文，也是中國翻譯蘇聯作品最多，而且公認爲譯得最好的一位。在抗日戰爭前夕，他曾告訴我說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大系」之後，接着計劃出版「世界短篇小說大系」，也是十巨冊，其中有一冊是舊俄小說，有一冊是蘇聯小說，這一冊蘇聯小說，便是請曹先生負責選譯，他打算在放暑假之後，獨自住在西山開始工作，並且想請一位幫忙抄寫的人。不料七七事變發生，抗日戰爭便如火如荼的展開了，良友公司自然

無法再進行這個計劃，曹先生自然也沒有繼續這項工作。一九四四年我出國時到重慶去拜訪他，他已經又翻譯了許多部蘇聯文學巨著，他的堅忍不拔的精神，使他決不會停止工作，他的偉大的工作成績，在文藝界是誰都敬佩的。

孫席珍先生的性格和曹先生不同，他有很好的口才，又喜歡活動，他是當時「北平作家協會」的主持人之一。他在軍隊中生活過，曾經寫了「戰場上」、「戰爭中」和「戰後」三本反映兵士生活的小說，在抗日戰爭之前，作家很少有這種生活體驗，所以當時這幾部小說是很出色的。當然他不只是寫戰爭小說，在他做我們教授的時候，我已經讀過他近十部小說，現在記得書名的有「花環」、「金鞭」、「夜皎皎」、「女人的心」、「鳳仙姑娘」、「到大連去」等。抗戰爆發後，就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了，在重慶我問過曹靖華先生，曹先生聽說他已去世了，曹先生說是很有可能，因為按孫先生的性格，他如果活着，是不會聽不到他的消息的。孫先生擔任我們「文藝習作」導師，所以在寫作方面，他給我不少指示，在那一個時期裏，我的習作都曾經他過目，有時只給我說一聲，便把那些習作交給北平作家協會的會刊「文學周報」發表。後來我把給我們講「歐洲近代文藝思潮」的講義，交給北平的一家書店出版。我對世界文學能有比較有系統的

認識，便是從孫先生這一門功課和高滔先生的『世界文學史』課裏聽取來的。

高滔先生翻譯過幾部世界名著，出版創作小說『文人國難曲』和『新生代』的時候，却是用『齊同』的筆名。高先生的一隻腿是殘廢的，走路時要靠腋下的一根木杖幫助，他身體的殘廢，並不影響他的精神的健康，看來他是很樂觀的，可能由於走路時一隻脚不着地，所以字叫『天行』，身體胖胖的，留的頭髮較普通人要長些，說話很幽默，上他的課決不會瞌睡，一定會聽得津津有味。可惜這位樂觀的人，抗戰時受的磨難可真不小，他和茅盾一起去迪化新疆學院任教，不料暴虐的盛世才，竟加害到這位殘廢人的身上，把他關在牢獄裏好幾年，當他被囚在新疆的時候，聽說他的夫人在重慶會以乞食爲生，這消息使我心裏非常難過！有一個時期也聽說他瘕死獄中，後來才知道這消息並不確實。

這些老師們已經多年未見了，在讀書時我還是個年輕孩子，如果現在他們看到了我，恐怕一下子也認不得了，然而我却在深深的懷念着他們，假如在文學方面我還有一點知識的話，最初是他們賜給我的，這種感激之情，在我的心裏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回憶丘絮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我在南洋華僑中學任教已經三年了。在新學年開始之前，校長鄭安倫兄告訴我，這學期我們新請來了一位華文教師，要我安排兩班高中的功課請他擔任，這位新來的教師，便是知名的馬華作家丘絮絮先生。

我向來有個習慣：當我要轉換生活環境的時候，必定先要設法瞭解那個地方的文化和教育界的詳細情形，因為我一生都是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沒有做過別的行業，所以當我來馬來亞之前，早就清清楚楚的知道星馬有幾家華文報紙，幾間華文中學，甚至馬來亞有多少州，有什麼重要的城市，以及城市的位置等等，也都瞭若指掌，只是對於馬華文藝界的情形，却很隔膜，也找不到可以瞭解的資料。當我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抵達新加坡之後，便很注意馬華文藝界的動態，當時新加坡三家華文報紙的文藝副刊，是天天都要看的，正在出版的幾種刊物，也都找來看看，就是找不到幾本書，後來才知道那時

找到的七八本書，已經是相當齊全了，因為新加坡光復不久，在四六、四七兩年裏出版的純文藝作品，也就是那麼幾本罷了。

到了一九五一年，我已經知道一些當地作家的名字了，絮絮兄便是其中的一位，我已經看過他的『榮歸』、『學府風光』、『在大時代中』、『房東太太』四本小說，寫作之勤，似乎很少人能比得上他，在當時荒涼的馬華文壇上，他的確有過不能磨滅的汗馬功勞。

我是喜歡文學的，但是到新加坡來了幾年，幾乎沒有寫出什麼東西，華中的同事，有不少是出色的華文教師，但從一九五〇年鄭伯華兄和杜運燮兄離去之後，動動華桿搞文藝的，就沒有一位了，能在一起談談文藝的，實在很少，現在來了一位寫小說的同事，我的寂寞之感大約可以消除了。

絮絮在到職之前，我看過他寫的履歷，他出身於上海藝術大學，那間大學，不是政府辦的官立大學，也不是教會辦的私立大學，而是中國一些著名的作家辛辛苦苦創辦的，在那樣一個讀書的環境裏，養成他的寫作興趣，是很自然的事了。看他寫明的年齡，要比我大五六歲，可是等到我們見了面，却使我十分驚奇，看起來他比他的實際年

齡年輕得多，烏黑而捲曲的頭髮，白淨的面皮，端正的容貌，很像一位漂亮的三十多歲的青年。

我們相處了一個時期，我發覺絮絮的性格是比較拘謹的，跟合得來的朋友也會有說有笑，但一跟不大熱的人在一起，便拘束起來，客客氣氣的，謙虛而有禮貌，看不出一般寫作人所常有的那種自負的滿不在乎的神氣。他的生活是嚴肅的，不抽煙，不吃酒，循規蹈矩，做事小心謹慎，也沒有文人那種狂放不羈的氣質。有些人是原來抽煙，後來不抽了的，有些人是原來吃酒，後來不吃了的，絮絮却不是，他一生沒有抽過一支煙，沒有吃過一杯酒，文人如此，實在非常少有，所以同事們開他的玩笑，說他的文章不知是怎樣寫出來的，他說是吃茶寫出來的，他很愛吃中國茶，人家是一邊抽煙，一邊寫東西，他却是一邊品茶，一邊寫文章，對於煙酒，他一生都沒有嘗試過。絮絮平時對人雖然謙虛而有禮貌，但對於一些不合理的事，却常常顯出不能忍耐的神氣，這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情梗直，他不會花言巧語，不會轉彎抹角，說話率直，在不知不覺之間，會得罪一些人，只有少數瞭解他的朋友，才明白他的心地善良，純粹是對事，並非是對人。

他是在一九三九年離開中國，對抗戰期間的中國文藝界情形就有些隔膜，尤其是在

三年八個月的淪陷時期，對中國情形一點也不知道，這一段時期的脫節，使他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認識，顯出有些落後了，他也深深感到有這種缺陷，跟我借了一本『中國抗戰文藝史』去，仔細的瞭解一下這八年之間的文藝發展情形，然後找到這個時期的傑出作品用心瀏覽，這又使他深深感到爲衣食忙碌，讀書的時間是太不夠了。

絮絮的家庭負擔很重，他的夫人雖然也在教書，兩個人的收入也很有限，他們却有五個男孩子和兩三個女孩子，需要他們教養，因此絮絮除了白天在華中任教外，每週還有兩三個晚上教夜學，辛苦勞碌，不過僅夠維持一家的衣食和孩子們的教育費罷了，儲蓄是一點也沒有的。在我們同事的時候，大家的待遇都很菲薄，當時的情勢是教師們辛苦教育別人的子女，自己的子女却沒有辦法受教育，有一兩個孩子讀中學，已經是焦頭爛額，不勝負擔，要供給孩子們讀大學，簡直是夢想。後來當地教師的待遇有了改善，但絮絮的子女多，費用大，所以每週還得教兩三晚夜學，有時寫些稿子，也多少有些收入，都是爲了子女讀書，才拚命勞碌，直到他病勢嚴重，進了醫院，才停止了夜學的工作。

我跟絮絮只在一九五二年做了一年同事，那是我們友誼的開始，在次年一月我便離

開了華中，我辭掉了華中的職務，他是最不開心的，但却無礙於我們友情的發展，以後我們就更加親密起來了，他去夜學上課之前，或是教了夜學之後，每週總會有一次來找我坐坐，但經常是匆匆來去，很少暢談的機會，他總是看看手錶要去上課了，或是看看手錶要回家改作文了，我常常有一種未能深談的感覺，很希望有那麼一天，大家不再為生活而忙碌，談我們要談的，做我們要做的，但絮絮已經是勞碌終生，我們永遠沒有這種從容暢談的日子了。

一九五二年爲了團結華文中學教師，我們組織了『星華中學教師會』，絮絮負責研究部門的工作，商借『南洋商報』的版位，出版了『南洋教育』半月刊，由絮絮主編，從那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出版了七十四期，時間有三年多，發表的文章總計有六十萬言，據說是星馬教師團體出版的教育刊物中壽命最長的。後來有一家書店，有意把『南洋教育』裏的文章編輯成一本書，和絮絮接洽，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這個出版計劃卻沒有實現。

一九五三年，星華中學教師會再接再厲，出版了『南洋青年』半月刊，也是由絮絮主編，每期約六萬字，成爲當時中學生最歡喜的讀物，內容是綜合性的，但對馬華文藝

却有不少貢獻，其中連士升、鄭子瑜、吳冰（貂向湄）、周絮、白蒙（陳全）、雷里風、吳寧等發表了不少作品，還有一些青年作者孟仲季、謙君、李旺開、征雁、白梵等也都初露頭角，後來有幾位各有更高的進境。這個刊物出了兩卷，共二十四期。絮絮在馬華文壇上辛苦耕耘，這也是不能磨滅的勞績。

這些年來，除了在我們相識之前，我看過他的四本小說之外，絮絮又陸續出版了『沉滓的浮起』、『變』、『大時代中的插曲』、『坎味之死』四本小說集和一本中篇小說『播種者』，另有一本小說集『贖罪』，還沒有出版。

絮絮留下了十本小說，爲馬華文藝辛苦勞作，他已經竭盡心力了，可惜他去得太快，他曾經對我談到他的計劃，想在退休之後寫出幾部長篇小說，他時常覺得遺憾的，是根本沒有從容寫作的餘暇，過去所寫出來的，都是在忙碌的生活中匆忙寫成的，實在無法實現比較龐大的計劃。

對於絮絮的作品，我更私心喜歡他的詩，他的詩句精鍊，用辭審慎，不能更改一字，有些詩意境高遠，不是平凡的詩作者可以寫得出的。可惜他於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昨夜』，絕版多年，現在已經無法看到了，我也只是在張靜廬所編的

『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中看到過書名。他的第二本詩集『駱駝』，出版於一九三四年，內收詩歌三十首，四十八開本，用五號仿宋字排版，米色道林紙印刷，看起來相當精緻。一九六一年本地一家書店會將此書再版，排印很差，把所有的詩都連接起來，而且是橫排，因此三十首詩，只排了四十二頁，他很不滿意，只好又增加了七首新作。許多人都以為這本書是他三十年前的舊作，其實最後七首都是新寫的，這七首詩實在應該抽出來與新作編在一起，『駱駝』三版時也可恢復舊觀。他的第三本詩集『生之歌』，於一九六一年由世界書局出版，硬面精裝，道林紙印刷，看起來相當精美，內收詩歌三十二首，分爲兩輯：第一輯裏的詩，大都是在一九五九和六〇兩年間寫的，只有長達三百餘行的『盜跖與孔丘』一詩，是在日本投降後於一九四六年寫成，據說這首詩發表時相當哄動，因爲在當時長詩是很少見的；第二輯裏都是抒情詩，全是一九三九年寫的。他的第四本詩集，還未出版，內收詩歌三十六首，都是在一九六〇、六一及六六這三年裏寫的，包括他在醫院病床上最後寫成的幾首詩。

絮絮是馬華著名的小說家，同時也是傑出的詩人，即使沒有出版那十本小說，就只是這四本詩，也足以使他在馬華文學史裏佔據重要的一頁了。

除了十本小說和四本詩之外，他在生前還把自己所寫的散文編成一集，名爲『龍園小品』，內收散文十六篇，篇次已經編定，又親筆寫好目錄，却一直沒有出版的機會，直到他病重時，××書局才決定給他出版，可惜他自己却不能親眼看到了。

絮絮在創作上是有多方面才能的，除了寫小說、詩和散文之外，他也嘗試寫劇本，已經發表了的，有兩個獨幕劇和一個三幕劇，現已編成一集，將由××出版社編入『獅島文藝叢書』中，不久即可出版。

絮絮一生從事小說與新詩的寫作，却很少人知道他也寫舊詩詞，從這些詩詞中，更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詩人，更可以看出他的寫作修養，在馬華新詩人中能寫舊詩詞的實在不多，絮絮不只能寫新詩，舊詩詞也一樣寫得好。在他的遺稿中，他把這本舊詩詞題爲『海外集』，內收詩詞五十餘首，大約由於隨寫隨錄，所以詩詞雜列，未經分類，這本遺稿，將由他的得意弟子鄭子瑜兄替他編次，子瑜有編輯『郁達夫詩詞集』的經驗，現在由他來編他老師的作品，將會倍感親切。

我跟絮絮相識，直至成爲好友，已經有十五六年，起初是同事，後來雖然不在一起工作，幾乎每星期都會面，不但未曾疏遠，反而更加親密，也許由於常常見面，我覺得

這十幾年來，他一點也沒有變老，由於他不抽煙，不吃酒，早眠早起，生活十分正常，身體素來很好，想不到他竟會害上了抽煙太多的人最容易生的病，一個一生不會抽過一支煙的人，竟害上了肺癌，這真是上天錯誤的安排，真是太大的冤枉！

記得是一九六六年九月間，有一天他教完了夜學來我家裏，說是近來胸部感覺不適，已經找醫生看過，驗不出是什麼毛病，只是仍舊時常咳嗽，仍舊覺得胸部不舒服，我勸他再去找另外一位醫生仔細檢查一次，後來他去找了一位相熟的醫生，第一次檢查，也看不出什麼，但仍舊是不舒服，第二次才查出肺上有了毛病，幾次檢查的結果，發現患處擴大，變化非常快，據醫生說如果不趕快動手術，那就無法挽救了，這時家人好友都心亂如麻，決不能聽天由命希望奇蹟，最後決定請當地最有名望的一位手術醫生開刀，十月間進了醫院，醫生再作檢查，看看是不是可以不動手術，這就在醫院靜養了一個星期，他還在病床上寫了幾首詩，後來醫生發現患處迅速擴大，不能再拖延了，便趕快動手術，割去左肺。據我所知新加坡有好幾位都割掉了半邊肺，多少年來都很健康，沒有什麼問題。絮絮動過手術，一切都很正常，兩週之後便出院回家休養了，我先後去他家裏探望多次，他都覺得沒有什麼不良的反應，而且他的氣色跟平常一樣，一點

也沒有像是害過一場大病的樣子。十一月底他還參加『新詩月報』同人的座談。十二月底他還和紹淵兄一起來找我聊天。不料到六七年二月初，他又感到頭疼不適，却不知道跟他的肺有沒有關係，到頭疼不能忍耐了，便又進了醫院，醫生給他藥吃，頭疼就停止了，却要再檢查他的肺部。二月十一日我去醫院看他，也沒有什麼變化，還談到世界書局給他出書的事情，晚上却得到絮絮的長公子柳漫的電話，說醫生用X光檢查絮絮僅存的右肺，發現又有了問題，七時半我趕去醫院，他自己還不知道病況的嚴重。從十三日起，每六小時便打一次止痛針，服安眠藥，肉體上雖然不會感覺什麼痛苦，看來醫生是束手無策了。他的頭腦雖然清醒，說話却有氣無力，我問他有什麼不舒服，他只搖了搖頭，輕輕的說：『很疲倦！』這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在人間辛苦勞碌數十年，應該是萬分疲倦了，他要永久的休息去了！十五日下午去醫院看他，他的頭腦還是很清醒，由於女護士無意間說出醫生給他吃的是安眠藥，他已經覺察到醫生是沒有辦法治好他的病了，所以他堅持要回家，但據醫生說如果每隔六小時不打一次止痛針，他將會感到非常痛苦，我們只得告訴他醫生已經回去了，等明天請醫生簽字允許才能出院。那天晚上，當他的親人須離開醫院回家的時候，他抓住丘太太的手，久久不放，難分難捨，

他已經明白他的時日無多了！當天夜間，我和丘太太和他的子女們研究他要堅持回家的動機，大約是爲了晚間沒有親人在跟前的緣故，我們曾經要求醫院允許留一個人在夜間照顧病人，醫院當局說病房裏的病人不止一位，不肯破例允許。我們商議的結果，決定次日把絮絮移到頭等病房，那是一人一個房間，大約就可以留下人來日夜輪流看護他了，不料次日早晨六時五十分絮絮便噁氣了，帶着一身疲倦，離開人間了！雖然這不幸的時刻，我們知道遲早一定會到來，我却還是忍不住放聲痛哭！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幾個知心的朋友呢？吃喝笑樂的朋友，那真是多到不可勝數，而不計一切，能共患難的朋友又有幾人呢？

在現實環境裏，一個有志於從事寫作的人，不得不爲生活而忙碌，幾乎把全部的時間都糟蹋掉了！絮絮五十五歲那年，子女都正在讀書，放不下生活的担子，只得申請延長服務三年，總希望孩子們長大成人，自己安心退休，寫幾部長篇小說，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幾十年的見聞，可寫的實在太多了，不幸絮絮永遠無法完成這個心願了！

絮絮一生勞碌，所幸他的孩子們都是可造之才，個個讀書都有很好的成績，再過兩三年，他就可以放下生活的担子，專心一意從事寫作了，不料他却沒有這種福氣，真是一樁

永遠無法挽救的憾事！我們正打算切磋琢磨，互相勉勵，他却先自去了！知友凋零，豈是幾次痛哭可以消釋這綿綿不盡的哀痛！

一九六七、八、七。



一套叢書的誕生

「新馬文藝叢書」第三集已經出齊了。這三年來，每年編刊一集，每集十二本書，看起來不算多，却也化了不少精力，總計三集共有二百四十多萬字，平均每本書看兩遍，這三年來，僅只「新馬文藝叢書」，我就看了近五百萬字，選餘的稿子還未計算在內，看了而沒有選用的集子也未計算在內，如果都算在一起，字數就更加可觀，完成了這件工作，自然會有一種輕鬆的感覺，就好像放下了重担一樣。

我編這套叢書的動機，是由於經常聽到一些文藝界朋友說起星馬出版方面的困難，有的曾經發表過許多作品，始終無法收集成書，有的爲了報紙副刊的篇幅有限，較長的稿子難得有發表的機會，因此積存了不少新作。這使我想到如能編出一套叢書，把值得成書的作品陸續推出，使一些作者的心血結晶，不至散失埋沒，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其次，過去星馬也曾零零落落出版過一些文藝書，好像是打游擊，始終不成陣地，數量

之少，像中國新文學運動初期的情況，如果長此下去，不但讀者失望，就是作者的寫作熱情，也會慢慢減低。如能編出一套叢書，不僅鼓勵了一些已有成就的作者，一般文藝青年也會興奮起來，努力寫作，希望會有開花結實的一天。其次，有一些外地的文藝界朋友到馬來亞來，很想瞭解一下當地的寫作水平，他們到書店找來找去，也找不到幾本馬華文藝作品，因此搖頭苦笑，心裏總認爲馬華文藝是太貧乏了，當地出書的困難，他們是並不瞭解的。——這些都是引起我編輯這一套叢書的動機，假如能夠實現，對於當地的文藝活動，相信是有益的，也是值得化一些精力的。

在進行編輯這一套叢書之前，爲了要徹底的瞭解一下馬華文藝的成果，在一九五六及五七年，我盡量蒐集馬華文藝著作（文藝刊物和報紙副刊多已無法看到），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各種體裁的文藝作品，只要聽到朋友說有這麼一本書，我總盡量設法找來看看，這樣化了兩年工夫，對於當地作家們的寫作成就，都有相當的瞭解，我想編輯叢書的計劃是可以着手進行了。

首先要解決的是出版方面的問題，在一九五七年底，有一次和青年書局主人陳孟哲先生談到我這個計劃，他極力贊成，並表示青年書局可以負起出版的責任，陳先生是把

它當做事業來看待的，完全不去計較成敗得失，他的熱情和毅力，使我得到了不少的鼓勵。當時我們商定每年刊行一集，每集十二本書，其中包括八本小說，其他四本是詩歌、戲劇或散文。因此在編選方面，我就根據這個原則，作一定的安排，就是在兩本小說之後，跟一本別類體裁的書，十二本書選定之後，才開始發排，不要有一本出一本，不要凌亂蕪雜，湊成十二本便算做一套。

其次，在選稿方面，我也決定了幾個原則：第一，決不限於幾位認識的朋友，凡是認為滿意的作品都可以收進去；第二，小說之外的詩歌、散文、戲劇的作者避免重複，因為後者三種體裁合計才有小說的一半數量，要盡量普遍的給更多位作者出書的機會；第三，每一集的作者，與先出各集作者，也盡量減少重複，以不超過三位為原則，也就是說每一集最少要推出九位新作者的作品，不然老是幾個人，出了一本又一本，那就沒有多大意思了。到後來這三個原則大致是做到了：其一，在這三集的作者之中，如韋暈、雲裏風、貂問湄、方北方、李過、林潮、姜凌、陳全、林參天、宋人、駱起東、王葛等，在過去都是和我素不相識的，有幾位直到現在還未見過一面；其二，在這三集之中，沒有一位詩作者出兩本詩，沒有一位劇作者出兩本劇本，也沒有一位散文作者出兩

本散文；其三，第二集的作者只有三位和第一集重複，第三集的作者也只有三位和第一二集重複。其中有一位我選用了他的小說，後來又選用了他的詩集，這是因爲他起初以寫詩知名，他的詩也得到不少讀者的稱賞，所以便把他的詩集也編在叢書裏了。

這三集的作者，並不都是出過書的，有幾位作者如趙戎、李過、林潮、姜凌、宋人、駱起東、王葛、丁冰、呂朗等，都有多年的寫作經驗，都是優秀的寫作者，但由於各種不同的緣故，還沒有出版過著作，「新馬文藝叢書」能列入他們第一本著作，也是值得一提的。

在這三集之中，較多的是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年長的作者，但也有幾位三十歲以下的年輕的作家，其中有四位是寫小說的（謝克、麥青、雲裏風、呂朗），有三位是寫詩的（周榮、杜紅、鍾祺），也有一位是寫散文的（苗芒），他們都有遠大的前程，都會有更高的成就，這些年輕的作家們是一股新生的力量，證明了馬華文藝是有前途的。

除了這三集中的三十位作者之外，馬華文壇當然還有一些優秀的作者，不過「新馬文藝叢書」每集只有十二本書，自然一時無法都包括在內。比如除了這三集所收作品之外，有直接寄稿來的，有來信或親來接洽的，有友人推薦的，還有五十四部書，其中有

小說二十三部，散文十三部，詩集十五部，劇本三部。如果還說馬來亞是「文化沙漠」，那簡直是濫調，是不可置信的。

我編輯「新馬文藝叢書」的動機，前面已經提過了，當我和青年書局主人計劃出版這一套叢書的時候，陳先生曾自動提出編者每本書抽定價五巴仙的報酬，我當時就謝絕了，因為這套叢書如果要長遠的出下去，首先不能使出版者虧本，這套書出版之後會不會虧本，實在並無把握，爲了個人的微利，使書局有過多的負擔，致使整套叢書夭折，這是我所不願做的。結果陳先生決定每本書出版之後贈編者一百本書，作爲酬勞，我得到這一百本書之後，五十本由我私人贈給作者，另五十本分贈給文藝界朋友，我的目的只在爲馬華文藝貢獻出微薄的力量，出版更多的書，促進馬華文藝的繁榮，決不是爲了個人的名利。在過去文藝界有一種不能否認的現象，有一些作者只對自己出書有興趣，看到別人出書，心裏總有點不是味道，當然更不會熱心幫助別人出書。我認爲就今天的馬華文壇來說，個人的得失事小，整個馬華文藝的繁榮事大，因此所有的嚴肅的馬華作家，我都敬而愛之，即使是素不相識，也會產生一種親切的情感。在這銅臭薰天充滿了物質誘惑的商業社會裏，還有人能孜孜不倦的埋頭寫作，已經是十分難得，如果他的寫

作態度嚴肅，就更應當得到鼓勵，他個人的收穫，也就是馬華文藝的收穫，因此看到了這整整齊齊的三十六本書，我的心裏就十分快慰，雖然其中三十四本都不是我自己的著作。其次，在每本書出版之後，報紙上登出的廣告，我不同意刊出編者的名字，每本書的封面和扉頁也不同意刊出編者的名字，我認爲這都是不必要的，至於版權頁上用五號字排出的那五個小字，還是好幾位朋友認爲是決不可少的，自然他們也有一些道理，我覺得也是可行的。其實「李汝琳」這三個字，也是偶然想出來的筆名，跟我並沒有悠久的關係，在一九五六年出版「艱險的行程」之前，我從來沒有用過這個名字，之後也只是在「文風」上發表「姊妹倆」時用過一次，「消夜集」中的五篇文章，也都不是用這個名字發表的。這是說「李汝琳」這三個字無關重要，我並沒有特別看重它的意思。其實這一套叢書的出現，如果沒有作者和出版者，我是連一點辦法都沒有的，編這麼一套叢書，也委實算不得甚麼了不起的工作。

現在，「新馬文藝叢書」第三集已經出齊了，除了畧述編輯和出版經過之外，同時要順便一提的是由於近年來學校工作較忙，使我無法再兼顧編輯的工作，由我負責編輯的「新馬文藝叢書」，便到此爲止，好在馬華文藝界又有幾種叢書在陸續出版，文藝集

刊也像雨後春筍般不斷的出現，文壇是不會寂寞的，希望文藝界朋友們，同心協力，團結一致，為馬來亞文藝的繁榮進步而努力！

一九六一、一、十。



關於『南方文叢』

一九五八年『新馬文藝叢書』出齊了第一集十二本書，一九五九年繼續出版第二集，想不到銷售的情形十分好，第二集還未出齊，第一集已經有九本書需要再版了。青年書局主人陳孟哲兄和我都很高興，有一天李星可兄和我在青年書局跟孟哲兄聊天，星可說漢素音的長篇小說『青山不老』，在歐州已經翻譯成好幾國文字，好萊塢也打算把它拍成電影，漢素英先生是華人，却還沒有人把這部小說譯成華文，實在有點可惜！我便鼓勵他動手翻譯，孟哲也表示願意出版，不過這是一部大部頭的書，不適合編在『新馬文藝叢書』裏，星可和我便鼓勵孟哲再出一套大型的文藝叢書，孟哲稍微考慮了一下，便欣然同意了，仍由我負責主編，並且要我具體的計劃一番。過了幾天，我跟孟哲又仔細的商討計劃，認為『新馬文藝叢書』，可以收容中篇小說、短篇小說集、獨幕劇集和詩集，這套大型文藝叢書，應當和『新馬文藝叢書』分工，專收長篇小說和多幕劇

集；至於散文方面，我們想到連士升兄的『祖國紀行』和『歐洲紀行』（四冊），都絕版已久，有很多讀者還在找這幾本書，不妨請他把這五本書編選成一集，列入大型文藝叢書；同時我也知道杏影兄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四這幾年裏，寫了很多作品，只出版了『讀書和寫作』與『趁年輕的時候』兩本書，手頭還有幾十萬字沒有編成集子，也不妨請他編一本出來。星可在我們提出這個計劃的時候，已經說過他手頭還有三個多幕劇，也可以編成一集。小說方面，我知道苗秀和趙戎各有一部長篇，寫成多年，都沒有機會出版，只是分別以短篇的形式，先後發表了一部分，我都曾經看過；這時又想到林參天兄的長篇『濃煙』，於一九三六年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是馬華作家寫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絕版已久，南洋讀者很少看到這本書，實在應該重印出來。此外我也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泥濘』。這樣計算了一下，已經有八部書了。於是我們就討論叢書的名稱和版本的形式，最後決定用『南方文叢』，二十五開本，如果仍舊是三十二開本，每本二十萬字，那就太厚了。同時決定第一輯出版十二部書，如果有夠水準的作品，第一輯銷售的情形過得去，再計劃出版第二輯。此後就由我分頭和幾位作者接洽，進行非常順利，大家都很高興出版這麼一套大型文藝叢書，如果能夠成功，實在是馬華文壇空前的

壯舉。林蔘天兄除了絕版已久的『濃煙』之外，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熱瘴』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完成，一直沒有出版機會，現在也可以編在『南方文叢』裏。連士升兄除了把遊記編選出一本『名山勝水』，另外還有一本散文『春樹集』，大部分是新寫的作品。杏影兄有很多存稿，也可以編出兩本散文集。最後趙戎兄又推荐了韋暈的長篇小說『淺灘』。算起來已經有十二部書了。由於一年前先進行編輯『新馬文藝叢書』，跟馬華小說作者早就有了聯絡，開始計劃編輯『南方文叢』的時候，也曾經普遍的詢問手頭有沒有長篇小說，結果就只有編在『南方文叢』裏的幾部，當時除了方北方兄已經出版的『遲亮的早晨』之外，可以說所有寫成的長篇小說都編在『南方文叢』裏了。爲什麼長篇小說會寫得這麼少呢？推究起來，可能是由於寫成了沒有地方發表，也不容易出版，我們希望由於『南方文叢』的刊行，能引起大家寫作長篇的興趣，這便是編印這套大型文藝叢書的主要動機。

『南方文叢』的出版，和『新馬文藝叢書』一樣，都是在出版第一本書時，就把整套十二部書預告出來了。這就顯示出是有全盤計劃的，不是有一本出一本，最後才湊成一套。這樣，雖然避免了許多麻煩，却也有了不能更改既定計劃的限制，比如說星可兄

有一部電影劇本『亂世春秋』，本來是可以編在『南方文叢』裏的，却由於已經夠十二部書了，並且整套書都早已預告出去，便無法編進去了；還有一位很有能力的寫作者，想把三個中篇小說合成一集，交給我編在『南方文叢』裏，由於不能改變專收長篇小說的既定計劃，也就無法接受了。同時我却希望有一些長篇小說的作者，能在『南方文叢』刊行時，跟我或書局接洽，使我們知道又有一些新作寫成，好準備編第二輯，不料却沒有消息，三年之中再沒有人來接洽了，可見長篇小說的寫作仍然不多，所以出齊了第一輯就只得停止了。

最初預告出來的十二部書，後來有兩部改換了書名。一部是杏影的『想想寫寫』，改為『愚人的世紀』，由於杏影送來的剪稿，簡直沒有辦法計算字數，我看了一遍，就寄去香港排版，第一次校樣寄來了，竟比『書與人』多了一百多頁（等於「新馬文藝叢書」裏的一本書），這就有了問題了，七部長篇小說，不管有多麼長，總得印成一部書，但四本散文集，書局方面爲了要顧到讀者的購買力，希望一律定價叻幣二元，因爲散文集的篇數可多可少，增加或減少都不會有什麼困難，現在已經排出來的頁數太多了，我就跟杏影商談，決定把篇幅較短的『想想寫寫』和『補白雜記』抽出去，『想想寫

寫』既然抽掉了，就得另換書名，我建議用『愚人的世紀』，杏影也同意了，以後在叢書廣告中雖然改換了書名，有人寫文章提到這套叢書時，不提『愚人的世紀』，還是說『想想寫寫』，其實『想想寫寫』以後單獨刊行，並未列入『南方文叢』。另外一部書是我的長篇『泥濘』，這部小說是以中國社會為背景，後來忽然覺得在『南方文叢』裏，有這麼一部不是以南方社會為背景的書，有點不大適當，便換了另一部長篇『漩渦』，其實是兩部書，不是一部書換了書名。

『南方文叢』裏每本書約二十萬字左右，一部書的字數，等於『新馬文藝叢書』裏的三本書。馬華散文作家的確不少，但像連士升和杏影一樣有那麼多的作品，我看就沒有幾位，就現在已經出版的散文集來說，一個人出版了三本書的，並不太多，就是出版了三本，也不過等於『南方文叢』裏的一本罷了。我說這些話，是由於有人問我：說『南方文叢』裏的長篇小說和多幕劇，是大型的東西，這是大家都明白的，那麼散文的取捨標準是什麼？如果出版第二輯，要什麼樣的作品？我的回答是：不只要寫得好，還要寫得多，自己要有編選的餘地，只湊夠一本書的字數，是不大妥當的，還要寫得多一點，選一選才好。就以連士升和杏影來說，他們在『南方文叢』裏各有兩本書，這只是

他們作品中的一小部分罷了。

這套『南方文叢』已經出齊了，包括漢素音、林參天、苗秀、韋葦、趙戎和我六個人的七部長篇小說，李星可一部多幕劇集，連士升和杏影的四部散文集。站在作者和讀者的立場，我們不能不敬佩青年書局主人陳孟哲先生的決心和毅力，沒有他這種巨大的魄力，這套叢書根本就無法出現。不要說整套的叢書，就是零零碎碎出版一兩本，也是容易的事，只要看看『火浪』和『熱瘴』，都是冷藏了十年、二十年，還沒有出版的機會，就可以明白了。

我的工作告一個段落了，在十年之內，不知道能不能再編出這樣一套叢書，假如能夠，我們希望會容納一些新人的作品，看到新一代的成長，應該是本叢書的作者所熱切期望的吧！

讀『南行集』

戰後馬華文藝的繁榮，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主要的表現：一方面是出版了不少文藝著作；另一方面是出現了幾位成熟的作家，如果說得誇張一點，有幾位作家的成就，很可以說夠得上中國的水準了。連士升先生便是其中最有意義的散文作家，在馬來亞只要是看看書報的，是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的。

筆者來到馬來亞，連先生的幾本風行一時的『歐洲紀行』等書，已經絕版，所以沒有仔細閱讀的機會，後來讀到他的選集『名山勝水』和新著『春樹集』，便明白連先生的得享盛名，絕不是偶然的。他的清麗的文筆，很像朱自清，恂恂儒雅的風度，也十分相似。他在馬華文壇的地位和成就，也正和朱自清在中國文壇的地位和成就相彷彿，在馬華文學史上將會留下光輝的一頁，想來是毫無問題的。

最近『連士升文集』整理出版，筆者接連讀了其中『給新青年』、『閒人雜記』和『

『南行集』三書，很想比較完整的分析一下連先生的作品，只是由於工作繁忙，沒有充裕的時間，只得把範圍縮小，寫一寫『南行集』的讀後感，說不定拋磚引玉，以後會讀到一篇淋漓盡致的『連士升論』，對於連先生的成就，實在應該有那麼一篇全面的評價，零零碎碎的讀後感，實在是不夠的。

『南行集』的中卷，收集了十篇遊記或回憶的文章，其中有七篇已選入『名山勝水』一書，曾經讀過一次了。這十篇文章，有三篇寫福州，兩篇寫北京，一篇寫西湖，一篇寫越南。三篇寫新加坡。這許多地方，有的是讀者到過的，有的是沒有到過的。遊記的成功之處，就在寫讀者沒有到過的地方，能夠引導他們神遊其境，好像他們自己真的遊歷了一番；寫讀者到過的地方，能夠引起他們對過往的回憶，悔恨過去沒有把印象記下來，現在讀了別人的作品，往事又好像歷歷在目。連先生的遊記，就好像在我們到過的地方，不會覺得他寫得不夠；沒有到過的地方，聽他娓娓敘說，好像親眼看見一般。

『月是故鄉明』是一篇回憶文章，他寫了三個地方的中秋：兒時在故鄉過節，寫出了當時的歡樂和熱鬧氣氛；青年時在第二故鄉的北京，過了十個中秋，與二三知己飲酒

一舟，賞月清談，又是一種情調；這都是值得留戀的。後來在香港過中秋，就完全不同了，作者夾敘夾議，把香港的市儈氣，作了透徹的分析。

讀了『福州的溫泉』，使筆者想起了中國北方的洗澡，和南洋的沖涼大為不尉。福州的溫泉浴，的確令人羨慕，作者的描述，更令人神往。

愛讀書的人，沒有不喜歡買書，即使生活並不寬裕，仍然會節衣縮食，購買自己心愛的書籍。在北京住過的讀書人，便會知道逛舊書攤是大家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的習慣，有時也真能給你滿足的愉快，買到一部久已渴想的書，真像『逛逛舊書攤』裏所寫的。住過北京的讀書人，都會有這種經驗，却讓連先生淋漓盡致的寫出來了。此外，連先生還描述了香港巴黎和倫敦的舊書攤，愛書的讀者，好像也跟着他痛快的遊逛了一番。

讀了『憑弔圓明園』，使筆者大為驚異，連先生把那一片荒涼的廢墟，寫得那麼出色，好像那些巍峨的宮殿，以及山水樓台依然在一樣，妙筆生花，連我這個住過北京的人，都不能不連聲讚嘆了。這使我忽然想起，連先生為什麼不寫一寫故宮，故宮的景物，想來也是大家所嚮往的吧？同樣的，西湖也是人們所嚮往的，連先生却用文字描繪

出一幅美麗的圖畫，引導讀者遊覽了一番。

『南行集』中卷的最後三篇，是寫新加坡的景物，可能是大家相當熟悉的地方，但如何描述出來，就得有些文字功夫。這幾年來中四會考出過『女皇道上』『漳宜海濱』一類的作文題目，我想中學生們應該仔細讀一讀連先生的遊記，『名山勝水』中的『新加坡素描』『新加坡十景』，對寫作這一類題目是會有幫助的，要學習寫遊記，這些文章就是良好的範本。

這些年來，連先生寫了許多篇精彩的遊記，還寫了許多傳記。除了大部頭的『秦戈爾傳』『尼赫魯傳』之外，也寫了許多短篇的人物特寫，『南行集』的上卷，就寫了八個人，只要一看目錄，就明白連先生是毫無偏愛的，他寫的八個人，有史學家、有文學家、有戲劇家、有畫家，還有一位軍事政治家。其中除了那位軍事政治家在歷史上的評價一時難說之外，鄭板橋、許地山、郁達夫、梅蘭芳四位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戲劇史上都是肯定的人物了，他們的成就，是永遠不會磨滅的。

鄭板橋素來被稱爲『詩書畫三絕』，想來是當時某一地區文人的誇張說法，他主要是以畫得名，就詩作來說，和他同時的大詩人，還有袁枚、蔣士銓、黃景仁諸人，成就

似乎會更高一些，說他的詩是『一絕』，是有些誇張的。他的詩風和袁枚很相近，不矯揉造作，很少用典，讀起來清新流暢，這是在藝術上比較顯著的特色。他的詩在內容上值得稱道的，是能夠面對現實，以同情的筆觸描寫了當時人民生活的痛苦，正如連先生所指出的：他『富有入道主義』思想，『他瞭解農民的痛苦，他同情農民的生活。』這從他的『逃荒行』『悍吏』『私刑惡』諸作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他說過：『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的好處。』這只能說明『他是個十分忠厚的人』，却並不是真理。譬如他在詩中攻擊悍吏，就決不會認為那悍吏是好人。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尊農抑士的思想，在他那個時代，人們總以為『士為四民之首』，他却認為農夫是『天地間第一等人』，因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一個封建時代的知識份子，能有這種看法，的確是很難得的。

許地山先生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時期的重要作家之一，作品不多，只有『空山靈雨』『綴網勞蛛』『危巢墜簡』三本短篇集。（另有『解放者』一書，和『危巢墜簡』所收的篇目幾乎完全相同。）就內容來說，各書充滿了平民主義和入道主義的思想，他的早期作品，較多空想的成分，後來現實的成分漸漸加強，可惜的是在這發展的

過程中，不幸許先生死在中途，沒有更多的堅實的作品留傳下來。連先生說許地山先生和聞一多先生走的是同樣的道路，有一點是對的，那便是從平民主義和人道主義更向上發展，從埋首書齋，而看到了窗外的社會。連先生所提出的另一點相同之處，正是我們替許先生惋惜的，『年輕時從事文學，長大後專攻學術』，通常是由於兩種原故：一種是生活貧乏，創作不出東西來，文學創作和作家生活是分不開的，不像學術研究，只要專攻就成；一種是顧念實惠，從事文學創作，在過去的中國是不被重視的，世俗的看法，學者要比小說家更受尊敬，因此有些人爲了博得學者的聲譽，便放棄創作；學者又可一變而爲教授，總比住亭子間靠千字三元的稿費來維持生活好得多。爲名爲利，都以研究學術爲佳。（許、聞二先生當然不是這種人，但後來停止了創作却是事實。）這種觀念影響很大，因此在過去的中國要產生像老舍曹禺這樣的作家，就必須具有輕視世俗觀念的決心和毅力，其中甘苦，歐美作家是體會不到的，他們不明白莎士比亞和研究莎翁的專家在中國人的眼裏是輕重倒置的。假如老舍寫了兩三本小說，便去研究『公孫龍子』，曹禹寫了一兩種劇本，便去研究『孝經』，那將是多麼大的損失，也許中國又多了兩位學者、專家，大學裏又多了兩位教授，但如何能夠和他們今天的成就相比？

『中國服裝研究』、『道藏引得』、『國粹與國學』之類的東西，許先生不是不可以寫，而是一個有創作才能的人，停止了創作，只作這一類文章，我們覺得非常可惜！否則許先生的創作果實就不止這麼一點兒，成就會更大的。

連先生是許先生的老友，『懷想許地山』一文裏，有不少許先生的傳記資料，是別人所沒有談過的。

郁達夫先生的小說、遊記、舊詩，都有出色的成就。連先生在『悼念郁達夫』一文中說：『他的詩篇的清新雋逸，音韻的響亮鏗鏘，用字的典雅自然，在當代詩人中算是罕見。』這是誰都應該承認的，只用幾句話就把郁先生舊詩的成功之處指出來了。新詩難寫，寫得不好，簡直不是詩；舊詩有一定的格律，或五言，或七言，或律詩，或絕句，寫出來就像詩，雖然我們看到有不少是味同嚼蠟，全無詩意，但又不能不承認它是詩，因為它具有了舊詩的形式。郁先生的詩，有感情、有生活，閱世之深，意境之遠，就是放在清人的作品中，也絕不遜色。他的遊記，有人說絕不稍遜以寫遊記著稱的柳宗元，這種說法並非誇張，他的成功之處，連先生也指出來了。至於他的小說，連先生懷疑『是否為這大時代的青年鬥士所歡迎，』我認爲是不必擔憂的，因為郁先生寫出那些

小說，也是具有『鬥士』的勇氣，向封建勢力宣戰的。葉丁易說得好：『浪漫主義的感傷頹廢是達夫先生作品中的一個主調，這主調一直到他後幾年的小說中還是濃厚的存在着。但就他的初期作品來說，這感傷頹廢與其說是個人的牢愁悲痛，毋寧說是對當時醜惡現實的反抗。因為他個人的牢愁悲痛，是根源於這醜惡的現實的。他在作品中赤裸要求人生的物質生活，大膽的描寫生理上的性慾苦悶，盡情的傾吐自己對現實社會的悲憤，……這些，對當時反動的軍閥官僚政治，以及在社會上還有相當勢力的虛偽的封建道德和吃人的舊禮教，都是一個刻骨的諷刺，沉重的打擊。』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最近出版的『南行集』，增加了一篇『附錄』，篇幅頗長，佔全書的四分之一。這篇附錄是評介『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文章，是連先生在去年寫成的力作。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在抗日戰爭之前是一件轟動文壇的大事，規模龐大，負責編選的人，又都是當代第一流的名家，自會引起讀書界的注意。抗戰勝利之後，這套書一直沒有再版，幾年之前在南洋各地要搜購這一套書，簡直像購買珍貴的古董一樣，定價高達五百元馬幣。最近香港才影印出來，愛藏書的人，自然是歡喜得很，但像

連先生一樣，仔細閱讀一遍的人，想來不會很多吧？連先生不僅是讀了一遍，還寫了一篇評介的文章，這是筆者在當地所看到的僅有的一篇。

『中國新文學大系』是總結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時期的成績，也就是文學革命時期的成果。抗戰時期由於出版方面的困難，大家又忙於爭取民族生存的大業，自然無暇從事整理編選舊東西；其次，由於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新文學的成果，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也不容許搜集出版，這從新文學大系的三冊小說集中看不到蔣光慈的作品，就能夠體會到了；再則新文學運動的第二個時期的成果，在數量上要比前一個時期多出許多倍，要編選出版，也決不是十巨冊可以包容的。因此這『中國新文學大系』只出版了第一套便停止了。抗戰勝利之後，這種整理編選的工作，又換了另一個方式，不再是編選總集的形式，而是編選別集。首先是開明書店出版了『新文學選集』，一共出版了兩輯，每輯包括十二位作家的個人選集，第一輯是已故的十二位作家，第二輯是當代最傑出的十二位作家。後來似乎出版作家個人選集，成爲人文出版社的業務，除了上述二十四位作家的選集，歸人文出版社繼續印行外，而且再接再厲又陸續出版了三十餘種個人選集，其中包羅的作家都是七七事變以前成名的，也就是中國新文學史第一期和第二期

期的作家。一些較年輕的，第三期（抗戰時期）才有成就的作家，還沒有個人選集出版，可見這些選集，也是在總結前輩作家的個人成績，是有一定計劃的。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第一集和第二集是『建設理論集』（胡適編選）和『文學論爭集』（鄭振鐸編選）。連先生把這兩集合起來評介，簡明扼要，讀者自會從連先生的文章裏，瞭解到當時提倡新文學大費筆墨口舌的經過。胡適、陳獨秀、魯迅都是善寫文言文的，可是他們都竭力提倡白話，到後來胡適寫信寫文章，始終都用白話文，這種精神令人肅然起敬，足以做我們後輩的榜樣。因此筆者看到香港有些人在五四運動之後數十年的今天，還要用陳腔濫調寫些之乎者也的東西，賣弄自己會寫文言文，以迎合落後的讀者的莫測高深的心理，便覺得實在辜負了我們前輩奮鬥的苦心！

『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小說集，共有三冊。茅盾編選的一冊，都是文學研究會的作家，連先生選出其中六位作家的作品加以評介，都很中肯扼要。文學研究會初期小說家中，重要的有五家：即葉紹鈞、王統照、落華生、冰心、盧隱；稍後有三家：即許傑、彭家煌、王任叔。鄭振鐸的成就是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他在中國新文學史上能有一席之地，全靠他的『桂公塘』和『取火者的逮捕』兩本短篇小說集。黎烈文的成就是在世

樂文學名著的翻譯方面，他只出版過一本小說集『舟中』，他自己說過現在有人一提起這本小說，他就臉紅，他在小說創作方面的成就不大。朱自清的成就是在詩和散文方面，他的小說作品很少，也沒有多大成就。王統照、許傑、彭家煌、王任叔四位的小說，連先生似乎應該評介一下，給讀者一些認識。魯迅編選的一冊，其中魯迅、馮文炳、許欽文、魯彥、魏金枝都有個人選集出版、汪敬熙、楊振聲、蹇先艾、黎錦明、台靜農、沅君、陳煒謨、陳翔鶴在新文學史中也有他們的地位。連先生所評介的六人之中，李健吾在戲劇方面的成就更大，馮至在詩與散文方面的成就更高，連先生也都一一指出來了，對讀者的認識是很有幫助的。鄭伯奇編選的一冊，都是創造社的作家，在創作方面成就最大的自然是郭沫若和郁達夫；張資平、鄭伯奇、周全平、倪貽德、王以仁、樓建南（適夷）諸人，在新文學史中也都有他們的地位。連先生所評介的六人，都是有些特色的作家，特別是郭、郁、張三人，都有他們自己的讀者，當時有無數青年如醉如痴似瘋似狂的閱讀他們的作品，影響之大，只有後來的巴金可以比擬，但在文學史家的筆下，對他們的評價就冷靜得多了。

『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散文集有二冊。連先生說：『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成功

算是散文。』這就顯出有所偏愛了。詩比散文難寫，筆者在前面曾經說過：新詩寫得不好，簡直不是詩；散文就是寫得怎樣不好，還是一篇散文。詩是精鍊的語言，寫詩必須有高度的技巧，小說和劇本也是一樣，藝術的修養是很重要的。世界文學史裏所謂『偉大的』作家，便是稱頌他們藝術上的高度成就。依筆者看來，連先生所評介的九位散文家，除朱自清、豐子愷二人是專長散文外，郭沫若、徐志摩在詩歌方面的成就，決不下於他們的散文；魯迅、葉紹鈞、郁達夫、許地山、冰心在小說方面的成就，也決不下於他們的散文。他們各有更高的成就，不過兼寫散文罷了。郭沫若、徐志摩的詩，決不是『分行寫的散文』；魯迅、葉紹鈞、郁達夫、許地山、冰心的小說也不只是『拼湊一點故事。』此外第一期作家中如聞一多、朱湘等人的詩，許欽文、魯彥等人的小說，他們儘管不是散文家，却仍然是優秀的詩人和小說家。正如連先生所說：『最初的十年間能夠產生一位魯迅，這已經值得我們自豪了。』不說別的，就以魯迅一個人的小說來說，他的光輝的成就，使兩本散文中三十三家的散文都會黯然失色！朱自清豐子愷也不敢說他們自己的散文的成就，會超過魯迅的小說的成就。人都難免有些偏愛的，筆者雖然這樣批評連先生，也自知難免，就人人都偏愛自己兒女的情形看來，便知道是無可

奈何的事了。

連先生對九位作家的散文作品的評價，有不少細緻的體會，尤其在這段文章開始時，對周作人的散文所說的一些話，一針見血，中肯極了，筆者完全同意連先生的說法。

『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詩集』，是由朱自清編選的。有關新詩的理論和批評，朱先生曾經寫過許多篇精闢的文章。一首白話詩，別人看起來，莫名其妙，一經朱先生分析解說，讀者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自由詩的失敗，正如連先生所說的，像分行的散文，簡直不是詩。『新月派』的徐志摩、聞一多、朱湘才寫出一些好詩，可惜這三位詩人，一個死於飛機失事，一個被人暗殺，一個投江自盡。聞一多留下兩本詩集，朱湘留下三本詩集，徐志摩留下四本詩集。後來李金髮戴望舒先後把法國象徵派的詩介紹到中國，便出現了一批『現代派』詩人，寫了許多比舊詩還難懂的新詩，它的價值早已被評論家所否定了。連戴望舒在抗戰時期所寫的詩，也不是那被人厭棄的一套了。最近聽說台灣有一批人，又在提倡甚麼『現代詩』，把人家早已丟在垃圾桶裏的東西，當做寶貝一樣玩賞，一心一意在做模倣，在做文字遊戲。這種在三十年前早被揚棄了的一套玩意兒，現在怎樣會被人重視，結果是自生自滅，沒有人會理睬的。新詩的被人輕視，便是

這些人所造成的。

『詩集』中包羅了五十九位詩人的作品，其中只有劉復、劉大白、朱自清、王統照、郭沫若、冰心、馮至、聞一多、徐志摩等人已經出版了個人選集。從『詩集』中可以概括的瞭解中國新文學運動最早十年間的詩風，從這幾部個人選集，才可以較深入的瞭解當時最高的成就。說頭十年新詩的成績最壞，也許有人不甚同意，事實上當時成就較高的詩人，的確不多。

『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戲劇集』，是由洪深編選的。十八位作家，每人選了一個劇本。其中田漢、洪深、郭沫若、歐陽予倩、丁西林、熊佛西六人，後來都有更高的成就。戰前田漢、洪深曾經領導華東的戲劇運動，歐陽予倩曾經領導華南的戲劇運動，熊佛西曾經領導華北的戲劇運動。田漢創立南國社，洪深領導復旦劇社，歐陽予倩主持『廣東戲劇研究所』，熊佛西主持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在推動戲劇運動方面，都建下了汗馬功勞。在劇本寫作方面，他們的產量都很豐富，一直到抗戰時期，除熊佛西外，其他五位都有大量的新作出版。這是在抗戰時期，戲劇運動非常蓬勃，需要大量的劇本上演，正是他們發揮才能的好時機。除這六位之外，如胡適、葉紹鈞、汪仲

賢、成仿吾只寫過一兩個劇本，成就不大。陳大悲、蒲伯英、余上沅、向培良、濮舜卿、谷劍塵、鄭伯奇大都在一九二七年之後擱了筆，再沒有新作問世。連先生在評介文中，對前述五人都有扼要的介紹，只未提及熊佛西，他也曾留美專攻戲劇，抗戰時期担任四川省立戲劇專科學校的校長，據說現在是上海華東戲劇學院的院長。

連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評介』一文的結論中，勸青年學習寫作，應該先搞通語法和修辭，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說：『語言是走路的階段，文學是跑路的階段。照學習的程序說，一個人應該先經過走路的階段，然後進一步達到跑路的階段。只有這樣，基礎才算結實，同時，也可以避免笑話百出。』又說：『南洋各地的青年，富於熱情，這是研究文學或從事創作的先決條件。但是，他們多數缺少耐性，沒有恆心，路兒沒有走穩，便想起步飛跑；習作僅有幾篇，便急急想出單行本。這種行爲似乎不算聰明。』這些話都是值得我們三思的。近兩年來，書籍的出版，似乎越來越隨便，有些作品，將來作者有了進步，自己看了也會臉紅的。連先生的話，有些年輕氣盛的作者看了，心裏可能不服氣，可是幾年之後，他們就會明白連先生的逆耳忠言，有多麼大的價值了。

談 藏 書

說起來有點奇怪，從幼年時起我就愛書，記得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就注意到家裏的廂房樓上一連三間都堆滿了書，那是伯父生前留下來的，有的疊在書架上，塞得滿滿的，有的就凌亂的堆在樓板上，好幾年無人理睬，如果不是母貓躲在書叢裏養兒子，恐怕老鼠們會肆無忌憚的把它們吃光了。那時我已經莫明其妙的背誦完了四書和「古文觀止」，跳進了高級小學，便意味到這些書是我將來要讀的，就決心整理一番。首先把這些書搬到樓下院子裏晒太陽，後然把散亂的用針線釘好，把破損的用漿糊粘好，然後再搬回樓上，整整齊齊的疊起來。從此以後，每年暑假回到家裏，總要把書搬下樓來晒一晒，讓風吹一吹。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有一年暑假把這些書抄了一本目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進的是國學系，知道這些書對我大有用處，而且懂得按照經史子集寫成一本分類目錄。

除了對於伯父留下來的這一大批遺產，覺得十分寶貴，同時從中學開始，我自己又

非常喜好買書；在北平讀大學的時候，在我居住的房子裏，幾個大書架上，除了從家裏帶來的用得到的舊書，我自己新購的也總在一千種以上。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在大學結了業，打算在天津一間中學教書，挑選了四大箱用得到的書，留在北平，交托一位好友代爲保管，我自己回家想度一個暑假，不料蘆溝橋事變發生，等到看見那位朋友狼狽的從北平回來，才知道他因無法攜帶，把我的四箱書送到當舖裏了。他交給我的只是一張當票，而那當票只有二十四個月的期限，我們的抗戰却打了八年才結束，即使我身在國內，又回到了北京，那張當票也是毫無用處了。

抗戰的第一年，我的家鄉就淪陷了，時常掛念着家裏的書籍。此後奔走了許多地方，却仍然不斷的買些書，等到一九四四年打算出國的時候，隨身也有三箱書了。在西安聽說乘飛機攜帶行李不能過重，我便挑選了一箱帶到重慶辦理出國手續，另外兩箱留在西安，托我一位堂叔保管。一出國門，轉眼便是十年，國內的一場戰亂，連堂叔的消息都不可得，料想那兩箱書也沒有踪影了。

出國以來，在這一段長時期裏，可以說過着少有的安定日子，雖然所有的存書都已失盡，我的藏書癖卻不會改變。時常聽一些朋友敘述失書的故事，即使在從事文化教育

工作的朋友的家裏，也難得看到一百本書，他們的理由是失書的經驗使他們胆怯了。而我却依然不灰心，十年以來，陸陸續續購買了五大櫥書，兩櫥是國學書，三櫥是文學書，有許多書是過去曾經失去，現在又重新買來的，即使讀過多次，心裏愛好的書，也還是購買收藏起來。

由於買了二十多年書，讀了二十多年書，對於買書却有了一點經驗。中國常用「汗牛充棟」來形容書籍的繁多，如果什麼書都讀，茫無頭緒，自然一生都讀不完，如果什麼書都買，恐怕誰也沒有這種財力，最要緊的先須決定要買的是那一類性質的書，範圍有了，要買要讀就有頭緒可尋了。據一些在書店裏服務的朋友告訴我，一般青年們喜歡買的，大都是文學方面的書，倘若每本文學書都買都讀，在財力精力方面，也是辦不到的，那麼以有限的生命和有限的財力，作最經濟的打算，應該買些什麼書，應該讀些什麼書呢？

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曾經選修「近代文藝思潮」一科，擔任這一門功課的，是文學家孫席珍先生，他要我們按照文藝思潮的程序，把每一個時期的重要作家的作品，一部一部的讀下去，這當然不是三年五載可以讀得完的，只是指示給我們選讀世界文學名

著的門徑，不至於東抓一本西抓一本，讀起來毫無頭緒。不過現在看來，如果把「文藝思潮」裏所提到的詩歌、小說、戲劇，統統都找來讀，也不是十年二十年可以讀得完的。一般青年大都喜歡讀小說，我以為還是先從十九世紀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家的代表作品入手，就比較容易，我自己購書讀書便是遵循着這一條路徑。

藏書和讀書是分不開的，決定了自己讀書的志趣，購書的範圍就可以確定了，有了一定的範圍，就不會浪費金錢，也比較容易買得齊全。譬如我所購買的世界名著，也不過放了一櫥，但近代的大作家如英國的菲爾丁、司各德、奧斯丁、狄更司、薩克萊、白朗特姊妹、史蒂芬生、哈代、康拉德等，法國的斯丹達爾、巴爾扎克、梅里美、喬治桑、福樓拜、龔古爾兄弟、左拉、莫泊桑、法朗士、洛蒂、羅曼羅蘭等，德國的歌德、施托姆、霍普特曼、蘇德曼、雷馬克等，俄國的普式庚、萊芒托夫、果戈理、岡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美國的霍桑、馬克吐溫、傑克倫敦、德萊塞、劉易士、海敏威、史坦貝克等，以及丹麥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瑞典的斯特林堡、波蘭的顯克微支、比利時的梅特林克、西班牙的伊巴涅思等，他們的重要作品都有了。

我曾經爲了得不到的書，十分苦惱過，如菲爾丁的「湯姆·瓊斯」、愛麗特的「亞當·彼德」、雨果的「悲慘世界」等，在中國都有了譯本，但在此地却遍尋不得，大約愛藏書像愛集郵一樣，永遠不能滿足，也真是一種遺憾的事！

一九五五、十二、二四。



關於閱讀文學名著

文學這種東西，實在算不得冷門的學問，是最容易接觸的。我們常常看到數學教師於講授X加Y之餘，也喜歡吟詩；理化教師於講授牛頓定律、氫2氧1之餘，也喜歡看小說；這一點也不是希奇的事。但倘若是一位華文教師，而不喜歡讀詩看小說，那就十分可怪的事情了！這種華文教師不是沒有，他除了天天翻『辭源』之外，一年之中可能不會看完三本書，那麼這又是十分滑稽的事情了！還有一種人，尤其是過了四十歲年紀的人，雖然學問有限，未必讀得懂唐詩古文，却看不起新詩和小說，自然包括聞一多的新詩和魯迅的小說在內，但你若恭維他的學問比聞一多和魯迅的學問高深得多，他決不會心裏高興得了不得，因為那明明是諷刺，說不定會面紅耳赤說不出話來。

至於年輕的人，就不會那麼『酸』和『臭』，因為他們用不到冒充有甚麼高深的『舊』學問，却是喜歡什麼就讀什麼，在正課之外，在工作之餘，總是會和文藝作品接

觸的，愛讀小說已經是十分普遍的情形了。

在三十年前，中國新文學運動初期，出版的小說作品不多，『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史料 索引』裏，統計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這十年間所出版的小說只有一百零七種（翻譯小說未計算在內），當時愛好文藝的青年，常常感到出版趕不上閱讀，時時等待新書上市，所以不管好壞，幾乎每出一本新書，都要找來讀一讀，那種精神的飢渴，是現在的中學生所想像不到的。近年來出版事業一天天發達，新書之多，汗牛充棟，無論是怎樣勤奮的青年，都不能讀完所有出版的小說。所以許多青年一走進書店，就眼花撩亂起來，不知道買什麼書好，一走進圖書館，也不知道借什麼書好，以致化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却讀了不少無益的書。聽說香港出版的傳奇性小說和色情小說，過去有一個時期就很有銷路。幸而青年們大都覺醒了，才知道讀那些作品有害無益，於是大聲疾呼，而成爲如火如荼的反黃運動。

中學生的課外學習時間是有限的，首先要搞好功課，而功課呢，又是華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等等一大堆，就是勤奮的學生也會感到相當吃力了，不過由於青年們正當求知慾特別旺盛的時期，學校裏的功課，並不能滿足他們精神上的需

求，除了一些懶惰的和混日子的學生，大都在課外找些書來讀一書的，這時就不能不考慮到課外的時間有限，要讀就必須是精選的好書，萬不能浪費時間的。

就閱讀小說來說，有許多青年讀不慣名字一長串的翻譯小說，這在開始的時候，不妨先從中國優秀作家的作品讀起，但歸根結蒂還得多讀世界名著，因為那些人類智慧的結晶，是絕不應該忽略的。假如還要學習寫作的話，就更應該讀最好的作品，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是不取法於上，連中都得不到呢！試看中國一些大作家，他們如何會寫出好作品呢？除了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就是讀過很多很多的世界名著。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選擇好作品呢？關於中國方面，從一九一七年新文學運動伊始，到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止，這二十年間的優秀作家，現在都有了選集，用不到我們自己費精神去選擇了，那些都是公認爲有成就的作家，讀他們的選集是不會上當的。但選集裏大都不收長篇小說，如果要讀長篇小說，就得另外去找，不過這也有門路可尋，既然是優秀作家才有選集，幾乎是沒有大作家只寫短篇而不寫長篇的，他們的長篇小說，雖然不一定每部都很好，却也不至於壞作品，讀那些有了選集的作家們的長篇小說，大約是不會錯的。

至於翻譯的小說作品，現在已經是很多了，我們既沒有充足的財力把每一本書都買來讀，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讀每一本書，所以就不得不有所選擇了。那麼我們根據甚麼來選擇呢？記得曾經有人問過魯迅先生怎樣才會寫小說，魯迅先生說不要相信『小說作法』書裏的話，應該去找一本『近代文藝思潮』一類的書，把每一個時期的重要小說家的重要作品找來讀，你就慢慢會寫小說了。這個辦法是不錯的。這一類書裏推重的作家，當然都是有成就的大作家，推重的作品，當然是好作品，找來讀讀，自然是不會上當的。不過從文藝復興直到現在，作家還是太多，作品也還是太多。毛姆曾經寫過一部書，中文譯名是『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他推薦了英國小說四部：菲爾丁的『湯姆·瓊斯』，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狄更司的『大衛·高柏菲爾』，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法國小說三部：斯丹達爾的『紅與黑』，巴爾札克的『高老頭』，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俄國小說兩部：陀思妥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美國小說一部：麥爾維爾的『白鯨』。他只選了十部，對於愛好文藝的讀者來說，自然會感覺太少。因此我們根據『近代文藝思潮』一類的書，斟酌輕重緩急，先選十九世紀以來現實主義大作家的名著來讀，是迫切需要的。現在僅就

小說方面，試擬一個簡單的書目於後：

(一) 英國小說

奧斯丁：傲慢與偏見

薩克雷：名利場

狄更斯：大衛·高柏菲爾，雙城記

夏洛蒂·勃朗特：簡愛

艾米莉·勃朗特：呼嘯山莊

愛麗特：亞丹·彼德

梅列提斯：利己主義者（無中文譯本）

哈代：苔絲，還鄉

史蒂文生：寶島

康拉德：黑水手

(二) 法國小說

斯丹達爾：紅與黑

巴爾札克：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貝姨，邦斯舅舅

梅里美：嘉爾曼

喬治桑：小芳黛

福樓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

興古爾兄弟：翟米尼·拉塞特（無中文譯本）

左拉：娜娜，萌芽，崩潰

都德：小東西

法朗士：紅百合

莫泊桑：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李青崖譯）

羅蒂：冰島漁夫

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朵夫

（三）俄國小說（蘇聯小說未錄）

果戈理：死魂靈

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

屠格涅夫：羅亭，父與子

陀思妥夫斯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

契訶夫：契訶夫小說選集（汝龍譯）

高爾基：克里·薩木金的一生

庫普林：決鬥

（四）波蘭小說

顯克微支：你往何處去

（五）德國小說

蘇德曼：憂愁夫人

托馬斯曼：魔山（無中文譯本）

雷馬克：凱旋門

（六）西班牙小說

伊巴涅茲：四騎士，血與沙



(七) 美國小說

霍桑：紅字

麥爾維爾：白鯨（莫比·迪克）

馬克吐溫：湯姆·莎耶，哈克貝里·芬

德萊塞：嘉麗妹妹，美國的悲劇

傑克倫敦：野性的呼聲，馬丁·伊登

劉易士：大街

賽珍珠：大地

海明威：戰地鐘聲

以上開列的世界小說名著，已經有六十種之多，假如在課餘或工餘，平均每月讀一部，已經夠讀五年了。這些小說的選擇，並沒有筆者偏愛的主觀成分，都是世界小說史裏已有定評的名著，筆者只是比較輕重，選錄出來罷了。讀者如果有計劃的閱讀這些世界名著，比較東抓一本西抓一本，漫無頭緒的亂讀，要好得多。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讀了這六十部世界最好的小說，以後繼續找書來讀，自然就會作適當的選擇了。

文藝通訊

一

××兄：

承蒙賜寄『中國文學史』四冊，已經收到，謝謝。

想不到香港文藝界的朋友，對馬華文藝界的情況如此關心，來信所問各點，如果都一一答覆，這封信就寫得太長了，同時我正在忙於評閱學生試卷，學校當局又限定時間交出分數，所以一時也不能寫得太多，只好以後慢慢答覆你了。

所謂馬華文藝，過去只是少數愛好文藝的朋友，默默無聞的搞搞罷了，當地是沒有多少人注意的。不久之前，有一位美術界的朋友，他是本地著名的畫家，偶然跟我談起馬華文藝，他的印象是只不過有少數人寫寫，出版的文藝作品，總共不過三五十本，比

起他們美術界活躍的情形要差得多了，據他推想，水準也不會太高，能有中國水準的作家，最多也不過三五個罷了。我告訴他，寫得夠不夠水準，實在難說，東南亞近十個國家，他們都有自己創作的文藝作品，又有哪個國家的成就，及得上有七億人民的中國呢？可是他們的大學裏，都在講述他們本國的文學史，誰又能說他們做得不對？至於馬華文藝的出版數量，那就決不止三五十本，大約也不止三百本。他聽了這話，竟吃了一驚，這是他絕對沒有想到的。你的信裏也問到出版的情況，我一時還說不出確實的數量，等我詳細調查之後，再告訴你吧。

從這件事看來，馬華文藝的成就，在過去還沒有普遍的被人注意，近兩年來的情形已經不同，這似乎是從外國來的影響，本地人看來，馬華文藝可能是微不足道，英國却有一家出版社，委託此地一兩位精通英文的作家，請他們翻譯一本『馬華小說選』，一本『馬華詩選』，一本『馬華劇作選』。聽說『馬華小說選』已經譯好，何時出版，還不知道。美國也有一間大學，委託此間一家書局，搜購所有馬華文藝作品，不惜重金，越齊全越好。可能是由於這種影響，南洋大學和馬來亞大學都成立了『馬華文藝資料室』，盡力搜集馬華文藝作品。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本年已開了一科『馬華文學史』；據

報上消息，南洋大學中文系的課程中也有一科『馬來亞中華文學』；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也印了一本『馬華小說書目』，鼓勵讀者借閱。這跟過去相比，是大大的不同了。你老兄和香港文藝界朋友對馬華文藝的注意，也是對此地作家大大的鼓勵，因此我想把這封信公開發表出來，讓此地作家們也知道有這麼回事。你所提出的一連串問題，此後我會一一答覆，也打算陸續發表出來，使此地過去對馬華文藝漠不關心的朋友，也能畧知一二，這也算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你很想知道這裏有沒有你認識的或知道的從事寫作的朋友，從中國南來的文藝工作者，又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似乎不多，據我所知，新加坡方面：在南洋商報工作的有連士升、楊守默（杏影）；在星洲日報工作的有李星可、方修（任辛）；在師範學院任教的有鄭子瑜、葛芝青、范常夫；在華僑中學任教的有丘絮絮、苗秀；在中正中學任教的有趙戎；在育英中學任教的有鄭力匡；在南僑女中任教的有姜凌；在愛同學校任教的有朱緒；此外尚有姚紫、陳洛萍（白蒂）、于沫我、林晨、柳北岸、葉冠復、以今等，似乎不是在教育界工作。在馬來亞方面：檳城有溫梓川、方北方、蕭遙天、劉前度、吳白鶴、葉苔痕；吉隆坡有林參天、魯彬（貂向湄）；蔴坡有李冰人、林潮；關丹有韋

暈；這都是搞文藝創作的作家，寫詩歌、小說、劇本、散文的，我相信會有遺漏，一時想不起來了。你會認識其中幾位嗎？據我所知，其中林參天、丘絮絮、方北方、溫梓川在中國時都有著作出版，你記得這些名字嗎？這些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了，年輕一代的作家很多，此後在陸續告訴你這裏文藝界情形的時候，將會提到一些，那就不會有你認識的人了。

你看，只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差不多已經寫了一千五百字，現在已經是深夜十二點了，明天還有事忙着做，就此打住。握手。

一九六六、十一、七。

××兄：

來信收到。你說的不錯，林參天就是戰前生活書店出版的「濃煙」的作者，可是你想錯了，他並不是高高瘦瘦的，却是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態度謙虛和藹的人。前信我把苗秀和趙戎也當做是中國南來的作家，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們是道地的新加坡人，

都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溫梓川雖然在中國讀書，却也是在馬來亞出生的。你說馬華作家很多女性化的筆名，可能有不少女作家，其實前信所提到的人，只有葛芝青是一位女作家，其餘都是不折不扣的男士。你說他們到南洋之後，有些可能改換了筆名，這一點我却不大清楚。有些作家不喜歡出示本名，我只能告訴你：方修姓吳、苗秀姓盧、姜凌姓許、姚紫姓鄭，于沫我姓杜、柳北岸姓蔡、以今姓沈、魯彬姓吳、林潮姓羅、韋暈姓區。芝青、常夫、絮絮、力匡、洛萍、白鶴在發表作品的時候，都不用姓，是我在寫信時無意間加上去的。

想不到你如此可惡，我們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還從銀行匯來一百元，要我替你購買馬華作品，還說你們也要成立「馬華文藝資料室」了，起初我以為你在開玩笑，後來又覺得不像是隨便說說，因為你的確寄來了一百元要我買書。爲了要瞭解馬華文藝作品究竟有多少（這是你在前信裏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我找到了幾種記載馬華作品的資料，大畧統計了一下，從一九四五年星馬光復直到現在，所出版的小說有一百七十多本，詩歌有六十多本，劇本有三十多本，散文有一百二十多本，合計總在四百種左右，已經超過前信我所估計的數量了。

馬華文藝作品，到現在雖然只出版了四百種左右，却也使我感到茫無頭緒，不知如何才能買到這些書，後來忽然想起先買成套的叢書給你，然後再慢慢搜尋零星出版的書。已出版的馬華作品，大約有一半是包括在那些叢書裏的。這就是叢書的好處，由於集中，比較容易找，又有成套的完整的書目，也就不大會遺漏。

出版成套的叢書，此地以青年書局的規模最大，其次是新馬文化事業公司，世界書局和上海書局也各出版了一套當地文藝作品的叢書。

青年書局出版的：有「南方文叢」一套，計十二種。這是當地出版的唯一的大型文藝叢書，內收長篇小說七種，多幕劇集一種，散文集四種，據我所知，二十年來本地所出版的長篇小說，幾乎集中在這一套叢書裏了，此外只有一兩部長篇小說，是單獨出版的。另有一套「新馬文藝叢書」，計有三輯，共三十六種，這是本地出版的數量最大的一套叢書。出版了三輯，便停頓下來，又改出一套「新地文藝叢書」，現已出版五種。此外該書局還出版了一套「新馬戲劇叢書」，現已出版六種。另有一套「南國文叢」，也是大型的，只出了兩種便停頓下來。這五套書，共計六十一種，約佔已出版的全部馬華文藝作品的七分之一以上。最近該書局又計劃出版一套「戰前馬華文學史料叢

書」，第一種已經出版。這是一件相當有意義的工作，因為戰前馬華文藝界很少出版專書，最多不過三五本，有很多資料，至今已漸漸散失，大家都覺得很可惜，青年書局這個新計劃，得到了關心馬華文藝人士的一致的稱讚。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對出版叢書也很積極，當青年書局的「南方文叢」和「新馬文藝叢書」停頓之後，新馬公司便接替了這項工作，大家對它的期望很大。它一連發表了七套叢書的名目，每套叢書都預定十冊，不料這幾年來却沒有一套出齊，如「海燕文藝叢書」只出了五本，「海鷗文藝叢書」只出了三本，「六十年代馬華小說叢書」只出了五本，還有「百花文藝叢書」「新路話劇叢書」「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文藝列車叢書」，都各出一本。幾年來七套叢書總共出版了十七本書，實在沒有多立名目的必要，除了後兩套叢書的性質比較特殊，如果把前五種叢書合成一套，也許會更好一些。此外

該公司還單獨出版了十來本不屬於任何叢書的馬華文藝作品，也一併寄給你。世界書局曾出版一套「馬來亞文學叢書」，計共十冊，倒是一氣呵成，整整齊齊的。它除了出這一套叢書之外，這些年來也陸續出版了二十多種馬華文藝作品，由於該局的圖書目錄裏沒有把這些著作編在一起，所以很多讀者不知道那些是當地作

品，香港人士自然是更不清楚了。

上海書局也曾出版一套「南洋文藝創作叢書」，到現在只出了五本書，其中有兩本却並不是創作。

維明公司及藝美圖書公司，過去也陸陸續續出版了三十多本馬華文藝作品，它不會用叢書的形式出版，數量不算少，在質方面，讀者頗有微詞，但總算替馬華文藝盡過一點力，不料這兩年來也完全停頓了。

南洋印刷社在十年前曾經出版一套「南洋文庫」，出到第十八種便停了。南洋報社也出版過二十多種馬華文藝作品，這麼多年來也完全停頓了。這些作品絕版已久，恐怕已無法買到。

十多年前香港有一家赤道出版社，出版一套「赤道文藝叢書」，聽說是離馬某作家主持的，出版了幾本書，也都是馬華作品，這些書此地很久已經買不到了，不知在香港還能不能找得到。

此地先後還有許多家沒有門市的小出版社，出過一些馬華作品，可惜都由於經費問題，出了三五本書便出不下去了，這種情形，我們都十分惋惜，跟大書局有能力出版許

多書，却對出版馬華作品十分冷淡，是完全不同的。這些小出版社，由於先後都沒有了，找他們出版的書，是最困難的。

世界、上海、藝美這幾家出版的書，你在香港都可以買到，我就不在此地購寄了。這次寄給你的是青年和新馬兩家出版的書，已經近一百本了，我替你們效勞，總算做得不錯吧。

馬來亞方面，也有四五套文藝叢書，每套雖只出版了幾本，此地却也不容易買全，我已轉託吉隆坡友人設法代購，他會直接寄給你的。

爲了要替你們買書，把幾家大書局的圖書目錄找來，才對它們出版當地作品的情形，有很清楚的瞭解。青年書局出得最多，我們是知道的。新馬公司叢書名目之多，怎樣都記不清楚，這次查它的書目，才確實知道有幾種，也才確實知道出了多少本書。

附寄世界、上海、藝美三家圖書目錄各一份，書名上用紅筆畫圈的便是馬華作品，這三家書局出版的，合計起來約有八十本左右，加上我第一批寄去的，你們的「馬華文藝資料室」已經有相當的基礎了。祝好！

十一月十二日

××兄：

你在第一封談到馬華文藝的信裏，所提出的一連串問題，我才回答了兩個，現在却又提出了新的問題，使我一時決不定先回答哪一個問題才好。想不到你這樣細心，把我提到的馬華作家的名字，仔細數了數，竟有三十二人之多，年輕一輩的作者既然也有很多，你猜想總有個作家團體了，其實還沒有這麼個組織，說來話長，下次再談吧。

吉隆坡××兄已有信來，他說曾經跟你見過面的，三十年前，你常常去我們大學的學生俱樂部裏，跟我下跳棋，他就見過你，他跟我同系，比我低了一個年級，當時他也常常寫寫新詩，也算是一個「文藝青年」，他是在馬來亞出生，大學畢業之後，就回到馬來亞來，做過幾任中學校長，現在却做起生意來了，我託他替你買書，他十分高興，正由於他過去曾經愛好過文藝，對馬來亞文藝界情形，並非完全陌生，他跟林參天、溫梓川、蕭遙天等也都認識。他說由於過去做過十年中學校長，跟各書局的經理都很熟，又問了幾位文藝界的朋友，他說馬來亞出版的文藝叢書，約有下列幾套：（一）馬來亞

出版社叢書約十種（檳城馬來亞出版社）；（二）熱帶文藝叢書二種（吉隆坡文匯出版社）；（三）島外文藝叢書三種（吉隆坡文化供應社）；（四）蕉風文藝叢書八種（吉隆坡蕉風出版社）；（五）曙光文藝叢書二種（吉隆坡曙光出版公司）；（六）新綠叢書七種（吉隆坡新綠出版社）；（七）海天文叢四種（吉隆坡海天出版社）；（八）海天詩叢四種（吉隆坡海天出版社）。以上八套叢書，出書已達四十種，不過前五套叢書停頓已久，看來是不會出下去了。此外在馬來亞零星出版的還有一些，總之，他完全包辦了，一定設法搜集齊全，給你寄去。新加坡方面，小規模出版的叢書，我仔細調查了一下，也有下列幾套：（一）生活文藝叢書三種（生活出版社）；（二）人間文叢二種（人間出版社）；（三）新綠叢書二種（沙漠出版社）；（四）文藝創作小叢書二種（文藝出版社）；（五）天馬文學叢書四種（天馬圖書出版公司）；（六）星海詩叢二種（新詩月報社）；（七）本地劇作小叢書三種（海鷗藝術出版社）；（八）課餘叢書三種（專藝出版社）。前四套叢書停頓已久，也是不會出下去了。還有六七種文藝叢書，只出一本書就斷了氣，這裏不再列出了。

你們要我搜集的詩歌、小說、劇本、散文四類純文藝創作，大約有四百種左右，但屬

於馬華文藝範圍的，應該不只是純文藝創作，還有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的書約四十種，不知你們要不要搜集？其中論述馬華文藝的有七八種，對於你們瞭解馬華文藝的發展情況，是會有幫助的。戰後出版的文藝雜誌，先後有二十餘種，但多已停刊，現在很難找到了。另有文藝集刊，類似文藝雜誌或合集，曾風行一時，先後出版四十餘冊，大約有一半可以買到，不知有意搜集否？

這幾天來，我盡力去各書店搜尋，又買到了八十多本，我看已出版的四百種左右馬華文藝作品，只能買到十分之九，還有四五十本，由於絕版已久，怕是很難找到，要想齊全，大約是不可能了。聽說此地有一兩位作家，多年來就留心搜集馬華作品，存書相當齊全，可能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被他們買到了。他們既然這樣費心搜集，想來是不肯出讓的。

原來你們搜集馬華文藝作品，是你和×、×兩位先生共同的主意，是有個計劃的，你們打算寫一本『東南亞華僑文藝概觀』的書，不錯，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以你們三位的聲望，銷路也一定不成問題。要是真的選出一些書來寫寫評介的文章，撈回購書的本錢，自然是絕無問題的。

我們居留的土地，現在已經是獨立的國家，這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家，都成爲當地的公民，他們已經不是中國的僑民了，最好不要再用「華僑」這一類字眼，他們的思想、感情、生活，都已經跟當地分不開了，所以我建議你們的書名，把「華僑」改爲「華人」或「中華」二字才好。

自從馬來亞獨立之後，華人到這裏來，都已不像過去那樣一進來就可長期居留了，所以也就無法成爲公民，此地各大學的中文系，都從外地請來一些華人教授和講師，也有幾位是文藝作家，因爲他們是僑民，隨時會離去的，他們的思想感情也不會跟當地有深厚的關係，馬華作家是不包括這些人在內的。

老一輩的作家，就是前信所提到的那麼三十來位是中國南來的，由於居留的限制，以後也不可能增加了。年輕一輩的馬華作家，一律是當地出生的，小伙子們生氣勃勃，讀寫都很勤，其中有不少位，將來是會很有成就的。老一輩的，這些年來作了不少墾植的工作，馬華文藝的繁榮是他們的功勞，但馬華文藝的巨大成就，大部分要靠這年輕一輩了。老一輩中也有幾位是很傑出的，但絕不能只滿足個人的成就，馬華文壇也決不應

該就是那麼幾個人，期望年輕一代結出最出色的花朵，是更加合情合理的。

我說這些話，在你們聽來，可能還無法體會，或者不能體會得那麼深切，你們在香港，只是僑民，可能只致力於個人成就，我們這裏是要照顧到整體，是有長遠的希望。在可見的未來，這裏將會有一部完整的『馬華文學史』，記載他們辛辛苦苦得來的成就；（方修以數年之力寫了一部『馬華新文學史稿』，寫至一九四二年。）同時可以斷言，永遠不會出版一部『香港文學史』，因為香港不過是一塊殖民地，不會永遠獨立存在的。××兄去年爲了他的出版社的業務，從香港到星馬來一趟，他就很奇怪的說：『爲什麼總是說提倡「馬華文藝」？把自己侷促在小圈子裏？』可見他就不能瞭解在這裏生根的作家們的心情，住在香港的人，就絕少認爲香港是久居之地，馬華作家是有他們自己永久的天地的。

這是我的看法，不知吾兄以爲然否？

匆匆，問好！

四

十一月十六日

××兄：

第一批書你已經收到了，能使你們非常高興，也是使我欣慰的事。你說像「南方文叢」那樣的叢書，也是香港所沒有過的。記得周而復兄戰後在香港曾經編過一套「北方文叢」，出了三輯，每輯十冊，却是一套十分堅實的書，其中有些成了名著，文藝界沒有不知道的。那三十本書的作者，其中有幾位新人柯藍、康濯、孔厥、任桂林等都是我認識的，當我們相處的時候，不過是在雜誌上投投稿的作者，現在却都成了名滿全國的作家了。這使我非常慚愧，二十年來居留南洋，天天在課室裏講「之、乎、者、也」，晚上埋頭修改學生的習作，時光就這樣過去，現在真是老之將至，一事無成，可憐得很哪！

提起此地作家有沒有團體組織的事，我所知道的也不多，記得戰後此地有過一個「星華文藝協會」，怎樣組織起來的，我就不大清楚，只知道他們在××日報上出過一個文藝周刊，後來那個文藝協會的成員，很多回中國去了，他們的團體便無形中解散了。大約在一九五六年，又有幾個文藝雜誌的出版機構，共同召集了一次文藝座談會，決定成立一個「文藝寫作者協會」，當場還推舉出幾位籌備委員，進行籌備工作，團體還沒有成立，那位籌委會主席回中國去了，這個「文藝寫作者協會」也就沒有了下文。一九

五九年又有二十多位作家，也包括「文藝寫作者協會」大部分籌委在內，聯名發起組織「馬華作家協會」，開過幾次會，也推舉出籌備委員，辦理註冊的手續，結果也是「胎死腹中」了。

這次組織「馬華作家協會」，曾經引起一場風波。一來是發起的人只有那麼二十多位，有些人沒有被邀參加；二來是入會的標準也定得太高，一定要出版過著作才能參加。這就引起一些人發表文章，極力抨擊。結果還沒有獲准註冊，發起人都十分消極了。從這樁事看來，馬華作者是很難有什麼組織的，所謂「秀才造反」，人們早就把他們看衰了。因此這幾年來，音樂、美術、舞蹈、戲劇方面都很活躍，文藝界却十分消沉，只算少數人各自努力，稀稀疏疏出一兩本雜誌，零零落落出幾本書，力量單薄，很難做出什麼像樣的成績來。

關於作家協會的成員，應該具備什麼條件，你知道得比較清楚。據我所知，中國作家協會，就只是文藝作家，不包括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內的，甚至歷史家和哲學家也不是作家協會的成員。他們另有「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教育工作者協會」、「社會科學工作者協會」、「新聞工作者協會」等等，馮友蘭、范文瀾、范長江等不會

去參加作家協會，作家協會也不會邀他們參加，基本的理由是作家協會的成員，不是爲了要得到作家的頭銜，而是要做些事情的。比如作家協會的一本文藝雜誌，擺上一篇馮友蘭的哲學論文，或者一篇范文瀾的歷史考證文章，誰都會覺得不倫不類的；一個討論文藝問題的集會，要馮老范老也去參加，那無異於要他們去受苦，他們怎樣也不會去參加的。因此這種組織，必須按照研究和工作的性質來區分，這在中國是沒有問題的，此地却有許多人另有見地，比如說寫過一本什麼育兒法的，他也要參加作家協會，寫過一本什麼園藝學的，他也要參加作家協會，他們的理由是：作家就是寫文章的人，我既然寫文章，我就是作家。所以有人公然說：就是寫了一本醫書或養鷄學，也一樣可以參加作家協會。他們要鷄、鴨、鵝都關在一起，你喔喔，我呱呱，各唱各的，理由是：他們都是家禽。四五年前，這裏舉行過一次「作家會議」，華文組方面有十幾位參加，其中最少有十位跟文學素無關係，却化了不少時間，在討論「馬來亞文學寫作的技巧問題」，你可不准笑，這是真實的故事，有一位在東南亞各國走江湖的「學者」，不知文學爲何物，還是其中重要的角色呢！

因此，我覺得儘管人才多麼少，仍是需要分工的，每一類性質的團體組織，只要有

心研究和討論，就是幾個人，也可以做出一些成績來。這裏有幾位在歷史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的，本來可以組織一個「歷史學會」或「歷史家協會」，可是他們沒有這麼做，就只有各自鑽研，分頭摸索了。

前次我告訴你，馬華文藝在評論研究方面，也出過四十多本書，那些作者都是很能讀書，肯埋頭鑽研的人。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有研究文學史的，有研究詩詞的，有研究戲曲的，有研究古典小說的，比那些流亡歐美，在大學裏找個位置，冒充「漢學家」，騙騙洋人的教授、講師，實在高明得多。在馬華文學研究方面，有兩三位曾用過不少功夫，在那些亂糟糟的資料中，硬是整理出頭緒來，他們的研究精神，實在是值得佩服的。在馬來文學研究方面，也有幾位不斷的介紹、評論馬來文學，和翻譯馬來文學作品，甚至把華文翻譯成馬來文，也得他們來做，因為馬來作家是沒有人懂得華文的。在這幾方面，他們都採取各自鑽研的方式，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共同討論，這就是由於沒有一個團體的緣故。

話再說回來，馬華作家還沒有什麼組織，恐怕三五年裏也不會有人出來做這種事。在新加坡，馬來人有作家協會，印度人有作家協會，華人雖多，却都是「秀才」，做不

出什麼來的。如果舉行什麼東南亞作家會議、亞洲作家會議，或是世界作家會議，新加坡就只有馬來文作家和淡米爾（印度）文作家可以由團體派出代表，來代表兩百萬人的

新加坡，那就偏勞他們啦！也省得歐美人士看到黃臉皮，引起什麼誤會來呢！

此覆，祝好！

十一月二十八日

五

××兄：

有一個月沒有給你寫信了。在這期間我參加了此地高中會考的評卷工作，每天早出

晚歸，帶回一身疲倦，再也沒有精神給你寫信了。

接到十二月十二日來信，得悉××兄從吉隆坡寄去的書，和我寄出的第二批書，都已收到，並且把世界、上海、藝美三家出版的馬華文藝作品，已全部買齊，你們的「馬華文

藝資料室」的確已經相當可觀了。××兄收集馬來亞方面的作品十分齊全，是我料得到的。在新加坡方面，凡是能夠買得到的，都已經買來了，過了新年假期，便付郵寄上。

評論研究方面的書，從來信得悉：

只要有關評述馬華文藝的書作爲參攷，你們的「

概觀」範圍只限於文藝創作，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和評介馬來文學的書暫時不收集了。「中國新文學史」雖然只以單行本爲撰述的資料，此地却和中國的情況不同，文藝雜誌和集刊裏的作品，有些是相當優秀的，却並不一定收集成書，如果忽略了這些作品，就不十分妥當，這是我告訴你們的。

有關評述馬華文藝的書，方修的著作最多（觀止和方修實是一人），已經出版了五種，計七冊，我已經買來了。另有一本「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是南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所編，是該會於一九六〇年八月間邀請了幾位作家講演，後來引起了爭論，該會便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印成這一本書。可是在這一本書裏，只把李××的講詞全部錄出，苗秀和章暈的講詞，却被畧去了。首先攻擊這次講演的是魏十曼的「馬華又藝座談會有什麼成績」，在這本書裏也全部錄出，從那些不大能夠平心靜氣的言詞中，可以看出熱帶人的性格，你在中國批評家的文章裏是看不到的。

李××的講詞，只作概括的敘述，對於各個時期的社會背景和作品的內容，都沒有深入的分析，這可能是由於每人三十分鐘講演時間的限制。後來古辛寫了一篇「論正確處理史料與馬華文藝發展的路向」，全文長二萬餘言，由於是從從容容寫出來的，內容

自然比較充實，但如果拿在台上宣讀，那就需要幾個鐘頭才能讀完，作爲有限時間的講演，自然是不可能做到的。這次論爭拖延了兩三個月之久，最後辛默寫了一篇「正確對待老作家」的文章，態度冷靜，能從大處着眼，對批評者和主講者都有所批評，這場論爭就結束了。

這本書裏有一篇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三年的「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編目」，可以看出馬華文藝作品有多少了。不過這個編目，相當潦草，其中有不少錯誤，倘若作爲史料，是有些靠不住的。如果沒有人細心指出，那就會給後人一種錯誤的印象：第一點是把外地的作品當作是馬華作品，如李輝英的「散文選」，易文的「凶戀」，路易士的「野店」，王敬義的「婚事」和「一個陌生人」等等，這四位作者從來沒有在馬來亞居留過，如果說他們是馬華作家，連他們自己都會覺得莫名其妙。此外還把泰國倪長遊的「新的一代」也當做是馬華小說。這種錯誤，未能全部列舉，只是指出這幾位罷了。第二點是把非文藝作品當作是文藝作品，如「克拉克將軍自傳」、「星馬教育叢談」等等，其中所謂散文雜文，也有很多和文藝無關，只能說是雜著罷了。第三點是分類錯誤，譬如把冰梅的雜文集「99哲學」當做詩歌，古梅的小說集「趕路」當作文藝叢刊，田靈

的電影劇本「獅子城」當做小說，李凱的寓言「鷄啼」當作評論研究，朱緒的劇本「誰之咎」當做小說，契訶夫的「酒鬼的故事」，也當做是創作。如果仔細校勘，還會發現更多的錯誤。第四點是校對疏忽，有很多書名及作者姓名，排印錯誤，也未仔細改正。

這本書要寄給你們作參攷，不得不指出其中的一些錯誤，免得以訛傳訛，害得你們鬧出笑話來。

你說得不錯：中國各地發起組織作家協會的分會，並非凡是有資格參加的，都必須做發起人，不做發起人就是被拒絕參加了。如果凡是寫過幾篇不管是什麼性質的文章都是作家，那麼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大會，就得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任何巨大的建築物，都是無法容納的。你所說的中國作家協會的入會資格，還是我知道就算了，說出來是會引起無謂麻煩的，好在那些作家們沒有要我們提供意見，我們不再談這個問題了。

祝新年快樂，閣府安好！

十二月三十日

後記

本書收集的五篇文字，不是甚麼論文或批評，都是屬於介紹性質的東西。內容談作家的兩篇，談作品的三篇；也可以說前兩篇是談中國的，後三篇是談外國的，這只是寫給青年讀者的近於啓蒙性質的東西。

關於陀思妥夫斯基的兩篇，我想說明一下，我是愛讀陀氏作品的，多少年來，一直覺得中國介紹這位偉大作家的著作非常少，同陀氏並稱爲俄國文壇黃金時代三大作家的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在中國是最受注意的，他們的作品幾乎都已譯成中文，他們的傳記以及研究他們的書，也出版了很多種，然而有關陀思妥夫斯基的書，在十年之前，却只有李偉森翻譯的『朶思退夫斯基』和韋叢燕翻譯的『回憶陀思妥夫斯基』二書，內容主要是陀思妥夫斯基夫人的日記和回憶錄，既不是介紹陀氏生平的完整的傳記，也沒有介紹陀氏的著作。直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看到一篇用中文寫的三千字以上的陀思妥夫

斯基的傳記。

十年之前，我讀了劉執之翻譯的『屠格涅夫的生活和著作』一書，便想到也應該有這樣一本淺明扼要的介紹陀思妥夫斯基的書，於是不自量力也想試寫這樣一本小書，我的計劃是寫五篇，仿照劉譯書中的編法：第一篇是陀氏畧傳；第二篇是介紹陀氏的處女作——『窮人』；第三篇是介紹陀氏幾部著名的長篇小說——『死屋手記』『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白痴』『少年』；第四篇是介紹陀氏的最後傑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第五篇是論陀氏的思想和藝術。最後是兩篇附錄：（一）陀思妥夫斯基年譜；（二）陀思妥夫斯基著作中譯本編目。這件工作我只做完了一部分，便是收在本集中的有關陀思妥夫斯基的兩篇東西，這是我計劃中的前兩篇。後來我看到了真琛等翻譯的『論陀思退夫斯基』一書，並且知道毛姆的『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中有專論『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我的計劃便中止了，我以爲計劃中的第四、第五兩篇，無論如何都不會有他們寫得好，所以這件工作可以不必再做了。（實際上後來讀了毛姆介紹『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文是非常失望的。）最近知道又有歐陽文彬的『陀思妥夫斯基和他的作品』一書出版，可惜還沒有看到，這是中文方面有關陀思妥夫斯基的

第四本書。

現在既然編成一本書，總

本書中其他三篇，都是替朋友們的刊物寫稿，逼出來的。忽然想到這些東西都是在夜間燈下寫成的，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合適的，

得有個名字，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合適的，忽然想到這些東西都是在夜間燈下寫成的，本想叫『燈下集』，但好像已經有人用過，結果就用了現在的書名。

到南洋來，常常聽人家說『消夜』，也有人寫作『宵夜』，意思是明白了，就是深夜吃一頓，但我用這『消夜』二字，與夜食毫無關係，而是與『消夏』『消寒』『消憂』有些類似；我是經常過夜生活的人，是甚麼時候養成了這個習慣，記不清了，總之，當人們忘憂釋慮酣然入夢的時候，我無法入睡，爲了消磨那漫漫的長夜，就在燈下看看書，或是寫些甚麼，本集裏的幾篇東西，也都是在這樣的夜間寫成的，所以就命名爲『消夜集』。

至於爲什麼把這樣一本書編在『新馬文藝叢書』裏呢？理由很簡單：就是這本書是寫給星馬青年讀者的。馬來亞的文藝創作當然最好以星馬爲背景，反映此時此地的社會生活，但文學的知識是並無國界的。

我在編這本書的時候，總是不大起勁，主要是不敢確定出版這樣一本書，對讀者有

沒有用處。其次是搞文藝創作的人，和一般從事甚麼『學術』著作的人，有截然不同的興趣，那些編編寫寫的所謂『學者』，不大看得起搞文藝創作的人，相反的，搞文藝創作的人，常常認為必須借重參考資料寫成的書，算不得是甚麼著作。這兩種態度孰是孰非，我無意批評。但我自己却是想搞文藝創作的，因此對於蒐集資料，編寫成的東西，總不大喜愛。這本書當然算不得甚麼著作，也多是編編寫寫一類的東西，不過假如對讀者有用，甚麼個人的喜愛、個人的成就，都是不關重要的。所以還是決定讓它出版了。

一九五九、十、二五。

再版後記

這本書初版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其中收集了五篇文字，也寫了一篇『後記』，現在雖然抽去三篇，只保留了兩篇文字，初版本的『後記』却仍舊保留下來。我在這篇『後記』裏開頭所說的一段話，和最後一段話，都是針對抽去的三篇文字來說的，現在還要保留這篇『後記』，是要讀者知道我在本書初版時就會說過的話，我已經清清楚楚聲明這三篇東西『算不得甚麼著作』，已經清清楚楚聲明是『編編寫寫』的東西，却有一個叫做陳羣的人，假裝沒有看見，故意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好像我要冒充是自己的創作，讀者如果沒有看過我的『後記』，便很容易被此人所蒙蔽。陳羣這種潑皮無賴的作為，其用心之惡毒，手段之卑鄙，好像跟我有深仇大恨一樣，顯然不是正常的批評家的態度，而是別有居心的。三十年來我都是從事創作詩歌、小說、劇本和散文，只有這三篇東西是根據一些資料寫成的，我既不需要靠這三篇東西圖名，也不需要靠這三篇

東西圖利，沒有這三篇東西，仍然會有『消夜集』，沒有『消夜集』，我仍然還有不少作品。陳羣之流，要想用誣賴的方法，下流的手段，使我從此退出文壇，從此擱筆，那簡直是做夢，恰恰相反，他們將會看到我寫出更多東西，而且將會轟轟烈烈做出更多的事情。

『消夜集』現在要再版了，我決定抽出三篇東西：第一篇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新收穫』，這篇東西本來是寫得很潦草的，例如巴金的『火』和老舍的『四世同堂』，都是幾十萬言的巨著，我都只寫了幾百字的介紹文字，顯然是很不夠的；由於陳羣的惡毒攻擊，使我有重寫的念頭，寫這一類文章並非難事，陳羣攻擊我節錄王瑤一些文字，我就把王氏的文字全部清除出去，不再利用王氏一句話，免得陳羣之流，嘖嘖喳喳橫生是非。這篇東西原來只有兩萬三千字，重寫之後，有五萬字左右，比原來字數多出一倍，不久即可出版單行本。說起來是有些可笑的，陳羣本來要攻擊我、打倒我，却反而給我一種奮發的力量，把一篇潦草成章的東西，寫成一本書了。三十年來我受到的壓力和打擊，不知有多少次，却沒有一次能使我灰心喪氣，陳羣不過是個小把戲，只會說說調皮話，輕佻浮躁，張牙舞爪，也不過是白費心機罷了。抽去的另外兩篇是有關於陀思妥夫斯基的文章，在初版本的『後記』裏已經說過：我所看到的中文方面有關陀氏的著作，

只有李偉森、韋叢蕪，真琛等先後翻譯的三本書，對於我寫的有關陀氏的兩篇文章沒有多大用處，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有一篇用中文寫的三千字以上的陀氏傳記，零零碎碎的資料，我却收集了不少，後來加以整理編寫，才產生了收集在『消夜集』裏的兩篇東西，共計兩萬餘字。至今我還沒有看過李偉森的『陀思妥夫斯基評傳』，據我所知李偉森生前翻譯過一些東西，跟他同時蒙難的胡也頻、柔石和殷夫，後來都有了個人選集出版，李氏的作品很少，還未編出這麼一本同樣的書。陳羣說李氏這篇文章的『內容非常豐富』，我是可以相信的；陳羣說它『所包含的社會面也非常廣』，對一篇評傳來說，簡直不知所云，這大約是把別人評論小說的句子搬過來，牛頭不對馬嘴，信口開河罷了；陳羣又說：『這是三十年代的中國對於俄國一位作家的生平歷史作出最詳盡最深刻的一篇文章。』（引文均見『新社文藝』）寫一位作家的『生平歷史』（不是說評傳），能夠寫得很『深刻』，跟甚麼『包含的社會面』一樣，也是順口胡溜出來的毛病。李氏卒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三十年代只生存了一個多月，沒有寫過一篇文章，也決不會是在死後寫的。我想陳羣在三十年代大約還在吃奶，現任只是說說夢話，故作驚人之詞罷了。李氏的『評傳』，一定是全面論述陀氏的生平和著作，決不會只講

『窮人』一書，也就不會那麼方便的正好『把它分化成兩篇』，要怎樣『分化』才好呢？如果李氏的『評傳』內容和我的文章有相似之處，那就一定是出於同一來源，也許我可以指出李氏所根據的資料是從哪裏來的。寫作家生平一類的文章，不可能是『創作』，我跟陀氏非親非故，不可能從觀察和調查得來，李氏跟陀氏同樣是非親非故，也一樣要借重參攷資料才能寫成。我很羨慕陳羣手頭有這麼一篇好文章，如果我也能找到這篇文章，就會設法把它印出來，讀者一定會對陀氏有更深刻的認識，我的兩篇東西就完全不必要了。陳羣既然認為我的兩篇文章對讀者無益。現在我就斷然把它從『消夜集』中抽出去，使我這本書沒有一篇編編寫寫的東西，全部是我自己的作品，這對我是毫無損失的。

這本書除了原有的『我的文學老師』和『關於閱讀文學名著』兩篇仍舊保留外，另外又增編七篇文字，大都在當地報章雜誌上發表過。還有幾篇跟人論辯的文字，本來也想編進去，後來覺得還是等別人先出擊，然後再來還手，比較厚道些，所以沒有把它編進這本集子裏。

『消夜集』已經再版了，坦白的說，我是相當愉快的。陳羣對我的惡毒攻擊，固然有其十分骯髒的目的，但就另一方面來說，却也給我一些激勵，使我決心把『消夜集』

重編一次，分成兩本書（如果用陳羣的口吻來說：就是把它「分化」成兩本）；同時又激發了我的寫作興趣，我將會有更多的時間，寫出更多的東西，這大約是陳羣之流所料想不到的吧！



一九六八，八，十二。

南方文叢

共十二種

青山不老	漢素音	長篇
書與人	杏影	散文
濃烟	林參天	長篇
名山勝水	連士升	遊記
火浪	苗秀	長篇
快艇	李星可	戲劇
淺灘	韋暈	長篇
愚人的世紀	杏影	散文
在馬六甲海峽	趙戎	長篇
春樹集	連士升	散文
熱瘴	林參天	長篇
漩渦	李汝琳	長篇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一集

餐風飲露	漢素音	長篇
坎味之死	黎絮	短篇
報窮	李星可	戲劇
還鄉願	韋暈	中篇
姊妹倆	李汝琳	短篇
青春	周絮	詩歌
邊鼓	苗秀	短篇
出路	雲里風	短篇
趁年輕的時候	杏影	散文
芭洋上	趙戎	短篇
腐蝕	貂問湄	短篇
樹膠花開	杜紅	詩歌

新馬文藝叢書

第二集

海戀	趙戎	中篇
思想請假的人	方北方	短篇
銅鑼聲中	苗芒	散文
大港	李過	中篇
末流	于沫我	短篇
野火	林潮	散文
金馬梭膠園	貂問湄	短篇
春暖	姜凌	短篇
土地的話	鍾祺	詩歌
新加坡小景	謝克	短篇
學藝記	陳全	短篇
消夜集	李汝琳	雜文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三集

說謊世界	方北方	中篇
餘哀	林參天	短篇
長窗外	宋人	戲劇
新墾地	李過	中篇
翡翠帶上	駱起東	短篇
號角	魯彬	詩歌
小城之夜	陳全	短篇
伙伴	麥青	短篇
路上	王葛	散文
情義	呂朗	短篇
芭野上的春天	丁冰	短篇
召喚	范北羚	詩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馬文藝叢書

李汝琳主編

消夜集

李汝琳著

青年書局印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 363 號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六八年十月再版

定價叻幣八角











Published by
THE YOUTH BOOK CO.
36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Printed at
LAP SHUN PRINTING PRESS
267, Un Chau St.,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定價 M. \$ 0.80